

初版



再版



司徒正譯

謹以此書獻與

司徒輝牧師——我親愛的父親

因爲他獻身事主也是上帝所賜的奇異恩典

司徒焯正於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主後一九六六年六月

前言

這是一本內容精警、描述生動的宗教名人傳記。

約翰牛頓出身是一個販賣奴隸的商人，親歷過使徒保羅所謂「在基督裏」那種寶貴經驗。從一個身歷萬劫、遭逢絕境的落難人，轉變為一個博貫羣經，榮神益人，蒙主重用的鼎鼎大名宗教領袖。

書中所述牛頓生平，充滿趣味、鼓勵、靈感和啟示，無論青年、信徒、牧師、傳道、學者，展讀之餘，必定興緻盎然，深為所感。

戴馬雷博士識

目 錄

原序

譯者序

奇異恩典詩

人們向我瞪目凝視

我終於重獲自由

願上帝向我們施憐憫

他如今有鞋子穿了

擺脫世界的纏繞

最奇異的如今我不再警惶

縱然陰翳雨雪或道路泥濘

城內居民餓得半死

用顯淺的言語

縱使她專長音樂擅奏琴

為了老女傭嫗梨的緣故

他聽問奧爾尼的佳音

我們甚少分開

我從未聽過這麼動人的講道

奇異恩典

我在奧爾尼的工作快將完成了

我的工作範圍大大擴張

深受貧苦大眾的愛戴

我大聲疾呼

眾水奔騰

牧師青年牧師和女牧師

因此主差遣了你

整頓社會風氣

真使我愛不釋手

我不能停止

墓誌銘

寫在書後

原序

你會否受過內心的催迫而去做一件事？使徒保羅有過這種經驗，他曾呼喊：「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本書作者對此書之寫成，有同樣的經歷：「若不將約翰牛頓的奇異生平傳播於後世，我便有禍了。」因為從牛頓的生平中，顯明了上帝的大能，把一個沉淪絕望的敗類，改變為一個捨己為羣的君子；從一個缺德敗行的海員，改變為一個靈力充沛的福音使者。

約翰牛頓死於一八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剛舉行過牛頓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紀念，而他，卻不是永滅的，他對世界人類的影響和造福，將存到永遠。誰不愛唱他的遺作「奇異恩典」、「耶穌聖名何等可愛」和「述說上帝榮耀」等聖詩？或許有些人不以他的重生歸主經歷為稀奇；但是看到他在現代傳道工作上的創建。誰不深受感動？城然，他在社會改革 -- 釋放黑奴、教育兒童、撫慰貧困、解救饑寒等偉大工作上，確值得全人類稱頌的。

傳道人對牛頓拯救靈魂的迫切熱誠和牧養教會的殷勤精神，無不視為一項極大的挑戰；輔導者對牛頓的容忍、善交，無不欽佩誠服；青年領袖對牛頓在青年及兒童工作的貢獻，無不深受鼓勵。我自己，覺得受了內心的催迫，不能不把他的生平故事述說出來。

戴馬雷

一九五八年於美西雅圖

譯者序

當我在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二年級的那年，學校的中國學生會舉行一個音樂晚會，我們欣賞了好幾首聖樂，其中最感動人心而使我暗暗流淚的一首是約翰牛頓的「Amazing Grace」（中譯「奇異恩典」）。這首詩的曲詞簡潔、美麗、幽雅和有一種親切的感情。也是一首充滿生命的詩歌。原因是從音樂和歌詞中流露出作者的真誠、感激和寧靜。同時也反映出作者內心的痛苦獲得了釋放，在茫茫人海中見到了燈塔，在無意義無目的無展望的現實生活裏找到了安慰、信仰和愛情。音樂會完了之後，這首詩不斷縈繞在我的腦海裏，我很想知道這詩作者的歷史。一週後，在友人家裏找到一本有關約翰牛頓生平傳略的書（Amazing Grace），原來該書作者是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太平洋大學的宗教系系主任 Dr. Donald Demaray 戴馬雷博士。戴博士是十三本名著的作者，因為他那帶有感情的筆端，使我對這本名著愛不釋手，連讀數遍，仍興味尤濃，同年暑假，我到紐約工作，餘暇再讀到這本書，約翰牛頓又活現在我眼前，成為我生活中一股力量。他受盡了人間的淒酸辱罵，至終被耶穌的大愛滿足了，他內心的創痛傷痕，被耶穌的恩典彌補了，他在人情冷暖的世界裏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和掙扎，因為信了耶穌，他心靈獲得真正的寧靜和喜樂。我深感到他的一生經歷實在對我國青年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示。徵得戴博士的同意和鼓勵，我立志把這書譯成中文，希望耶穌福音的真理能透過約翰牛頓的生平臨到每一個讀者。今夏我在太平洋大學畢業了，也正是這中文譯本付梓的時候，但願凡讀到這書的朋友，從這位十八世紀英國偉大佈道家約翰牛頓的生平中找到人生的啟示和耶穌的救恩。

還有一點我必需說出來的，我自曉事理以來，深受我親愛的爸爸 -- 司從輝牧師各方面的影響，一九五四年他在罪海中得救過來，獻身事主，六二年按立牧師，六五年膺選為港澳區中華循理會監督，本書我要獻與他作為紀念，因他和他所領導下的我家都是在奇異恩典之下成就的。也願一切榮耀歸給賜恩典的天父！

保羅司徒焯正於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一九六六年六月

奇 異 恩 典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罪惡得蒙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已能看見。

X X X X

如此恩典，奇異難測，使我心得安然！
當我相信，即蒙恩惠，何等寶貴完全。

X X X X

幾許網羅，幾許鎖鏈，我已掙脫砍斷；
主恩蔭庇，履險如夷，歸家心似急箭。

X X X X

賜我福樂，賜我平安，應許必無虛言，
作我盾牌，作我保障，與生命同久遠。

X X X X

身心衰殘，帳棚毀壞，地上萬物改變；
主賜生命，直到永遠，平安喜樂無邊。

X X X X

天地將廢，如雪消融，日月黑點無光；
上主恩召，與我同在，永活在主身旁。

人們向我瞪目凝視

「自從人們讀了我的自傳『真言錄』之後，**便向我瞪目凝視**，這是難怪的。」從這些都可以看到約翰牛頓發表了他的自傳後，自己也稀奇人們對他那種詫異的態度。他的自傳，以登陸非洲海岸的柏拉丁羣島為序幕，接着描述他被一個販賣黑奴商人所僱用。工作之初，不只待遇苛刻，還患了一場大病，身染感冒，高熱如焚，在席地為床，橫木為枕的痛苦呻吟中，千呼萬喚也得不到一杯涼水喝，好容易挨到熱度稍退，下意識地覺得有些食慾，可是又沒有半點食物。監視他的人是一個黑婦，她和僱主同居，起初，約翰牛頓就受到這黑婦的歧視虐待，她終日大吃大喝，約翰牛頓僅得少量食物充饑，有時約翰牛頓也從黑婦手中接過她的餒餘，那是她高興的時候，牛頓呢，已是酸淚盈眶，還要把這酸淚倒流入腹中去化成道謝的詞語說出來。約翰牛頓這樣追記着：

「有一次，我正要從她手中接受她那份慷慨的佈施，可惜我兩手酸軟無力，把碟子跌到地上，這時，我何只得不到她的同情，還要受到冷酷的譏諷。雖然桌上還擺著許多嘉餚美點，我再得不到半點兒了。」

約翰牛頓的痛苦，與日俱增，經常被饑餓催迫，夜間冒着盜賊的危險，跑到野地拔草根吃。他說：「有時，有些陌生的過路客，給我一點東西吃，甚至有些身上綑鎖着鐵鏈的囚犯，也暗地裏給我送食物來。」

以上不過是小引，現在讓我從頭開始吧！

在一個炎熱的日子 -- 一七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有一個嬰孩誕生了一個小康之家，這嬰孩的名字叫約翰牛頓。嬰孩的父親是一艘商船的船主，歷年在地中海一帶經商。年老退休，放棄了航海生涯而當了哈德遜灣約發鎮鎮長。約翰牛頓是個獨生子，母親一心一意，諄諄訓導，希望把他教養成材，約翰牛頓天資穎悟，四歲便能看圖識字，在母親教導下，幼年時便背誦許多聖經金句，教義小問答和兒童詩歌等都能背誦如流。六歲開始讀拉丁文，可惜，七歲那年，小約翰的母親便與世長辭，因此，他超卓的閱讀能力，無由發展，好學的心志，受了阻撓，甚至連求學的機會，也中斷了，他的母親是尊寧博士教會的信徒，牛頓還是嬰孩時，她已把他獻給上帝，她的心意，希望他能被上帝使用。倘若她不是早逝，她必定會保送約翰牛頓到蘇格蘭聖安得烈大學受高深教育的。他的母親逝世不久，父親便續了絃。因為父親和繼母對宗教毫無興趣，約翰牛頓從此就再受不到宗教教育的薰陶，甚至失去父母的照顧，終日在街頭嬉戲遊蕩，結交了一羣流氓，習染了很多不良的嗜好，這就是他罪惡生活的開端和成因。

母親死後翌年，他八歲了，父親把他送到史達科城一間學校寄宿，他在那裏過了兩年很不愉快的生活。校長是個極度苛刻的人，約翰牛頓就在憂鬱灰暗的環境中生長着。他心靈上得不到安慰和鼓勵，學業上也毫無寸進，先前母親所教的，幾乎也忘得一乾二淨。由於父親的嚴厲，校長的苛刻，所以他晚年憶述當年的情景：「我的精神早被破裂而懾服了！」

十一歲生辰那天，算是他童年生活中最興奮難忘的一天了，因為他父親在那天決定帶他隨船出海經商。就這樣，他過着航海探險的日子，而脫離了別人是快樂，他是淒苦的學校生活。約翰牛頓對這種新奇的生活是非常愛好，到十七歲時，他已有六次遠途航程的經驗。其中有一次，父親把他留在西班牙的西流申地方，交託一位經商友人照料他。關於這一次，牛頓有這樣的記述：「我和這個人相處得很好，不過，就在這時候，我心中的罪惡也滋生蔓延起來，因為自己行惡，也變得愚拙可憐了。」在這種環境影響之下，十二歲時，便學會了咒詛和譏謗。

在航海生活中，他也有過一段自省的生活。一次，他從馬上掉下來，幸好沒有跌在籬笆上。否則，一定難逃一死或重傷而殘廢。這次，雖未受害，精神上警惕很大，心靈猛醒過來。以後的一段時間中，他停止了那種鹵莽的舉動。另一次，他原定和一位朋友乘船到某地去，屆時他卻因事遲誤，趕不及那班船。而事有湊巧，那船卻遇險沉沒了。他的朋友不幸遭難。約翰對這事沉痛的寫着：「當我接到這個多年摯友喪禮的請柬，內心慟痛有如刀割，回想當時自己遲到幾分鐘的難過和自疚自憤，而我的生命卻因此保存了。」這位摯友的死亡，給他無限的傷痛和警惕。

事過情遷，他又故態復萌，重陷罪中。十六歲前，他曾多次要擺脫敬虔的生活；他也曾嘗試過法利賽人的嚴格生活方式，他說：「我終日潛心讀經；日夕默想祈禱；經常節制禁食，甚至以為獸飼料作食物凡三月之久；又曾會長久不言語，惟恐語中有錯……總而言之，我成了一個苦行僧。」後來，他讀到莎佛茲伯公爵所著的性格論一書，令他對古教會的純正信仰加深懷疑。書中的「狂想曲」，更使他狂放起來，終日吟哦不絕。莎公爵的思想在牛頓的生命中，起了洪濤巨浪般的影响。

我終於重獲自由

約翰牛頓十七歲那年結識了一位十四歲的瑪莉小姐，他倆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事情發生在一七四二年的嚴冬，約翰牛頓的父親退休不久，正想設法把牛頓教導從商。適逢一個在利物浦經商的友人，自願提拔牛頓並送到牙買加去照應自己的業務。牛頓在行前因事先到肯特州去一趟，順道探望他母親的遠戚卡列特全家，就在這時，邂逅了年青貌美的瑪莉卡列特小姐，四目初投，便生愛念。因此便吸引了約翰牛頓，也改變了到牙買加的旨意，他怕一去五、七年，是不能忍受的痛苦，就悄悄地躲起來，直等到那條船離開了利物浦。

父親知道了這件事，心中大怒，經過一段時間，父子間的裂痕也彌縫了，父親就把他送到威尼斯去。一年後回家，由於行為失檢，被徵入伍，編到「哈域號」中服役，老父親千方百計，也無法挽救免役，便上書艦長，請求給予牛頓一份較好的職位。結果，被升為預集軍官。在艦上，他有一位較熟悉的同伴，是個頑梗無信仰的人，也曾聽聞過莎公爵的「性格論」，他也強調說這書對基督教的態度是正確的，約翰牛頓便盲從地接納了這種所謂「新思想」哲學，他認為人的行為有極度的自由，絕不應受任何事物的約束，由是影响到他的生活散漫放誕，不守軍規，當軍艦停泊在普利穆斯的時候，他竟棄艦逃逸，後來軍方四出搜羅，拘捕歸隊，當眾刑罰，革了預集軍官職。

「哈域號」繼續由普利穆斯向東印度羣島航行，到了馬得拉，約翰牛頓獲上級批准轉役州艦。過了不久，這艦向塞拉勒高內進發，途經拍拉丁羣島，他又請求上級准許離艦登陸，上級體察所求，依法把他放逐到那島上，由此，約翰牛頓就淪落荒島，買賣奴隸，受盡種種虐待，循至疾病纏身，餓到半死……

故事就在此開端。當約翰牛頓備受主母黑婦人虐待痛不欲生的時候，主人竟允帶他出海航行、豈料這次出海，又是厄運當頭，途中，主人以牛頓不忠不信的罪名，斥責怒罵，船停泊後，把他幽禁起來，不准登岸，數天侷促艙下，捱饑抵寒，晚年他憶述說：「緬懷已往的淒慘遭遇，昔日傷痕，至今猶隱痛於心。」迨後船回島上，約翰牛頓在閒時自學數理，有時帶了巴魯著的歐幾里德全集跑到幽靜的角落細讀，用樹枝在沙上繪圖，在這種生活情趣中，他說「我把一切痛苦遣散了。把一切感覺遺忘了，就這樣在沒有人指導下，讀完了歐幾里德全集中的前六冊。」英國名詩人華茨華斯寫「前奏曲」一詩中，述說約翰牛頓生平一小段自述的語句：

「一艘船覆沒了在大海狂濤，

人們在巨浪中掙扎，與死亡搏鬥，
至終被冲到一個寂寞荒島；
餘下的只有一本幾何，
還遭遇厄運潦倒，
穿既不暖，食也不飽，
受盡了人生的凄苦，命運的坎坷！
然而苦只有自己知，卻無處傾吐。
拿起書本，離開了人羣，離開了宇宙，
跑到恬靜的角落，黑暗的盡頭，
發憤自學，有志者，誰敢說沒有前途？
枯枝為筆沙為紙，就在那裏計數繪圖；
那管人情涼薄，海浪滔滔。
忘卻了一切憂愁痛苦，
在沉思中，心靈解脫，樂也陶陶！』

就在這一段稍有喜樂的生活中，一次，約翰牛頓正在種植菩提樹，工作刻苦，難得休息，剛巧主人和主母經過，主人帶着譏諷的口吻對他說：「等到這樹開花結實的時候，你也許有機會回到你的老家英國去了……將來，你也許發跡了，駕一艘船來收取你汗流浹背辛苦種植的果實，也說不定呢！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呀！」說完了，得意洋洋的大跨闊步離去。

奇妙地，主人的譏諷，後來竟成了事實。約翰牛頓這樣寫着：「他們真的親眼看見我帶了船隻、隨員，從英國回到這個地方，親手採摘我辛苦種植的熟菩提。」原因是牛頓受了主人冷嘲熱諷的激動，就寫信去向在英國的父親求救。後來他父親用盡了方法，託人把他帶回利物浦，且為他安排了工作。當來人銜命來要把他帶回英國的時候，他還躊躇不肯上船，但一想到這次回去可以與瑪莉重逢，就毫無留戀地跳上「灰狗號」客船回去。他說：「經過了十五個月的囹圄生活，今天，**我終於重獲自由。**」但是，前途如何，返回英國後會有什麼事發生，他也不去想了。

願上帝向我們施憐憫

在返回英國的航程中，約翰牛頓在船上的生活非常放蕩，常受船長譴責。真的，他已遠離上帝了，然而，上帝的恩典沒有離開他。一天，他讀到多馬阿基帕所著的「效法基督」一書，他從前也曾多次走馬看花般的讀過這書，但沒有得着什麼，這次再翻閱時，卻發生很大的影響，他驚心自問：「倘若書上所說的都是真的，那麼，我該怎樣？」他抵受不住這突然而來的刺激，立即把書本拋開，轉過來和船員們攀談，希望打消思想中的雜念和驅除心靈裏的煩惱。

一天晚上，約翰牛頓正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突然艙外一聲隆隆巨響，片刻間海水洶湧而入，他驚跳起來，水已滿艙，勢將沉沒，他拔腳衝出房外，才知船已遇險，一位船員已被水沖下海中，不知去向，船身傾側，海浪狂作，驚險萬狀，他急步跑到抽水機房，但水如山倒，抽水機也無濟於事，猶幸船上的貨物，盡是蜂蠟和木材等浮水東西，否則，相信船早就沉沒了。船上所有人員，通宵抽水搬貨，把過重的東西，都拋入海中，減輕重量和保持船身平衡，直到翌晨九時，才回復平靜，渡過危險關頭，不過，船上人員，都已筋疲力竭，約翰牛頓對船長說：「到了這絕境，**唯願上帝向我們施憐憫！**」他在無意中，說出多年蘊藏在心中的話，更因這句話，促使他深自省察。

「我還可以承受什麼憐憫呢？」他在緬想中慢步踱到抽水機房來。站在那裏呆若木雞不言不動，直到正午。這時的他，卻有一個思想：巴不得船就這樣沉沒下去，永不再浮起來，好使自己也永遠埋葬在海洋之中。後來他說：「我如今彷彿親嘗到死味。因我預感到不祥的先兆，鬱鬱不樂，心亂如麻，陷入極度痛苦、困擾和失望的心境。」

翌日是三月二十一日，他仍站在抽水機旁，思潮起伏，內心掙扎，直到中午，他再不能支持下去，便跑回房間，蒙頭便睡，希望此後長眠不醒，以逃避良心的譴責。

大約過了一小時，同伴把他喚醒到駕駛房去操舵。他對着海闊天空，心情似乎開朗一點，不一會，他把著舵盤，又陷入沉思中：「我以為聖經的應許，絕不會臨到這個罪惡深重的人，回想已往污穢、可耻的生活，實在是罪不可追的，

不知不覺中已是黃昏時候，船也漸漸平穩下來，他又思想到基督生平的偉跡，最後想到基督為罪人受苦受死的光景，不禁自語道：「一向捆綁着我的頑梗不信觀念，應該深深地把它埋葬了，但願福音是真實的。」他即時找到一本自己從來很大懷疑的新約聖經來查考。讀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節耶穌的話「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便豁然開朗，他就憑著這節經文的應許向上帝祈求，同時也深信上帝一定把他改變更新，信靠上帝的念頭，開始在他心中萌芽了。

「灰狗號」仍在海洋中航行的時候，風浪已平息了，但船身的損壞，相當嚴重，隨時有沉沒的危險，船上所儲的食物，又日見短少了，海員們也顯得精神頹喪，惡劣的氣氛籠罩下經過漫長的四週，終於彼岸在望，大家帶著無限興奮的心情安抵愛爾蘭的勞斯維里城。約翰牛頓幽默地說：「船剛進入港口，我們正在烹煮最後餘下的一點食物。」泊岸不到兩小時，突然狂風復作，波浪翻騰，如果船還在航行的話，「灰狗號」的命運和船員們的安全，就難以逆料了。這時，約翰牛頓受感而堅決的說：「此際，我開始相信冥冥中有一位聽人祈禱的上帝，不再堅持不信的觀念，而且痛恨過去的放蕩不羈，自知不配受上帝的恩惠，而仁慈的上帝卻憐憫我，保護我，使我經過了千辛萬苦，艱難困厄，至終得到平安。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這次有意義的經歷，成為他生命的轉捩點。他還說：「我生性喜歡用污言穢語咒罵人，但如今不再受這種惡習所轄制了。」當然，約翰牛頓此刻尚未能稱為成長的基督徒，只不過是新的開始罷了。「我轉向上帝，祂也回到我的生命中。」

「他如今有鞋子穿了」

一七五〇年二月十二日，是約翰牛頓和瑪莉卡列特結婚的大日子。在過往七年悠長的歲月中，他沒有一天忘懷過這位聰明嫻淑的瑪莉。七年長，經歷了多少淒酸的遭遇、嘗盡了多少悲澀的苦果，到如今，有情人終成眷屬，總算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婚禮在聖瑪嘉烈教堂舉行，新婚後的家，充滿了希望和幸福，牛頓對妻子的忠誠、恩愛和敬重，在「致賢妻信札」中表達盡致……這些信札，大部份在婚後當了船長職內所寫成的。

約翰牛頓最初經營販賣黑奴的生意是在一七四八年，自從歸信上帝之後，對這行業逐漸討厭，覺得一位信奉上帝重生的人以販奴為生，不只最無意義，更是十八世紀中一件不名譽的事。「經常兩三天無所事事，只作了一個長夢。」 -- 這是一個奴隸對此種生活的感觸，也可以窺見奴隸生活的一斑。牛頓也說：「難怪很多人掙斷鎖鍊，意圖拆毀鐵柵，復出生天。嚇到海員們不敢下到抽水機房去。迫於無奈，把五十個倡導作亂的殺了，才平息下來。」「由於五天來缺少食水，奴隸們的淒苦情況，實難以形容，乾涸而陰森的面目和繼續不斷的呻吟聲，增添了我們心頭的憂鬱。我們發見一個女奴淹死在艙內水中，身旁還有四條死屍……」有時，奴隸們被牽上鎖鏈，趕到甲板上，擠在一塊兒彷彿疊「沙甸魚」一樣。這種生意在十八世紀極一時之盛，被販賣的奴隸，數以百萬計。

約翰牛頓放棄販賣奴隸的生意，改行運送黑人的營業。在利物浦的一位朋友，邀請他當船主，約翰牛頓只答應當他友人的助手，藉以吸收營商的方法和經驗。一七四八年八月約翰和友人從利物浦啟航到非洲去購買奴隸，他們把那些所謂「人類的廢物」帶到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海港查理斯敦市。翌年十二月六日，再回利物浦。

在這次航程中，約翰牛頓又掉進了罪惡的圈套。為什麼他對那幾乎把他置於死地的暴風雨經歷，竟遺忘得這麼快？真令人難以置信。離開了利物浦後，他自己承認「對於上帝的事情，又漸漸懈怠了。」言行變得卑賤無恥。後來他又甦醒過來，痛哭悲慟地說：「我雖然常受到良心的譴責，可惜我已失去抵抗的甲冑。因此，我沉淪罪坑，一落千丈，來到幾內亞，我把自己的責任和上帝的憐憫，都置之腦後，回復以往奢侈放蕩的生活。甘自墮入仇敵布置的重重陷阱，這時，我真正是萬罪纏繞，日夕在恐怖灰心和絕望的生活中，沉迷不醒，無由自拔，一向自以為聰明能幹，而今更玩火自焚了。」在晚年他憶述這段痛苦生活時，引用使徒保羅的話感慨萬千的說：「你們要謹慎，不可受罪惡的蒙騙。」在上帝的恩佑下，牛頓害了一場熱病之後，神志清醒過來，又歸回到上帝的懷抱中。

一七五〇年八月 -- 他和瑪莉婚後幾個月，就當了阿基烈公爵號的船長。又恢復買賣奴隸的生活，離開英國到幾內亞去。「致賢妻信札」大部份在這段航海日子寫成的。英國名詩人威廉高柏對這些信札有極高的欣賞和好評。閒時，約翰牛頓還自習拉丁文，在前幾次航行中，他對羅馬詩人賀瑞斯的作品，發生極濃厚的興趣，也開始研讀拉丁文的聖經，後幾次，他更擴大了閱讀的範圍，接觸了很多名著。這次剛巧經過柏拉丁羣島 -- 就是他身經千辛萬苦、慘受欺凌的地方。那些尖酸的譏諷，又縈迴在耳中：「.....你也許有機會回到你的老家英國去了.....將來，你也許發蹟了，駕一艘船來收取你汗流浹背辛苦種植的果實，也說不定呢！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呀！」當約翰牛頓登岸後，有兩個黑婦走過，其中一個鬼鬼祟祟的向另一個低聲說：「那人不是牛頓嗎？**他如今有鞋子穿了！**」另一個輕聲回答說：「不錯，還穿了長襪子呢！」約翰牛頓後來寫道：「難怪她們，因為她們從來沒有見過我穿鞋和襪哩！」

一七五一年十二月，約翰牛頓完成了一次買賣，又回到英國來。在家中，他讀到杜里茲的「伽登諾生平要錄」。伽登諾一生坎坷不平，沉迷罪海，最後蒙恩得救，成為約翰牛頓生命的現實寫照。當然，這本傳記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他還讀到司格高的「在人心中的上帝」和當時最暢銷的一本名著「墳邊默想集」（作者是英國文學家哈菲）。這些書改變了約翰牛頓的生活態度，培養了他的信心。

一七五二年七月他駕着「菲洲號」離開了利物浦，在這次航行中，他經常默想、禱告。禮拜天，還召集所有船員，舉行聚會，他這樣憶述：「早上十一時，船上的鐘聲把船員們都召集在一起，我把崇拜儀式書中的儀文，向他們宣讀，有時把已寫好的祈禱文在禱告時宣讀。午後茶餘，再向他們講解。」約翰牛頓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說：「我有生以來，覺得我人生最有價值和快樂的片刻，就是充任牧師向着廿五位聽眾講道的時候。」約翰牛頓後來獻身傳道，這一次是有歷史性的開端。翌年八月，又回到利物浦。

大約六週以後，十月中旬，他要作婚後的第三次遠航，此次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一位船長亞力山大高尼上校，是史丹尼市保利華牧師教會的會友。六年來，約翰牛頓意欲藉着聖經和書刊的幫助，去追求基督教的真理，無奈生活失常，從無研習決心，故欲研究真理，卻無從入手，這次和高尼船長結為朋友，在屬靈事上有了指導，宗教觀念大大清楚，對宗教的熱心，也大大增加。牛頓說：「高尼船長是靈命長進深知上帝心意的人，他開啟了我的茅塞，更挑旺了我的熱心，他鼓勵我勇敢地當眾祈禱，教導我實踐基督徒應有的言行，勉勵我向別人作見證，勇於傳揚上帝的福音。」高尼還向他指出當時宗教的異端流弊，

又介紹他到倫敦和一班純正的基督徒認識。在歸家途中，他對高尼的訓誨反覆思想，牢記於心。一七五四年八月九日又回到利物浦。

十一月初，約翰牛頓又要駕「黃蜂號」啟航了。動程的前兩天，他突然中風暈倒，不省人事，即施急救才恢復精神，因身體健康關係，便打消了隨「黃蜂號」出航的原意，在家靜養。這次意外中風，是他一生僅有的一次，豈料「黃蜂號」啟航到了馬奴，被船上奴隸強迫靠岸，船長、輪機長和醫生，全體被殺害慘死，噩耗傳來，約翰痛失良友，悲慟不已。另方面他感謝上帝，保存他的生命。免遭慘殺，深知上帝垂聽他的呼求，給予他一種更崇高更慈愛的呼召。

許多人不了解像約翰牛頓這像虔誠的人，為什麼竟置身於販賣奴隸這不名譽的生意？誠然，以現今的社會眼光去批評，販賣奴隸實屬最可憎惡的勾當；不過，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奴隸制度卻普遍流行。還有人濫用聖經，作為支持奴隸制度的實行。約翰牛頓對自己生平前期感慨略述：「我當時愚昧無知，受了不良的習染，利慾薰心，而誤入歧途，言之痛心！」後來約翰牛頓積極參加英國博愛主義者及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者韋爾伯佛思的行列，竭力反抗販奴主張。

擺脫世界的纏繞

約翰牛頓立意放棄航海生涯另謀出路，在這段時期中，他結識了好些傳道人，其中史丹尼的保利華牧師，無論在公務私事上，給他幫助很大，名佈道家懷特菲也給他影响不少。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屬靈書籍，他已浸淫在一個非常純正而屬靈的基督教思想中。此後，他經常和一班美以美會的人士來往，並一起崇拜、研經和探訪。

一七五五年八月，約翰牛頓被委派到利物浦當海關檢查員，職務清閒，公餘時常默想、崇拜，博覽書籍及苦心研究，和懷特菲過從更密，同時，又結了偉大的佈道家約翰衛斯理及其他知名人士。

一七五六年冬，他開始研究希臘文的希伯來書。由於他肯潛心自學，他對聖經真理的認識進步神速，收效頗大。有人勸他獻身傳道，宣揚福音，他把這勸議，縈繫於懷，日夕思想，在他的日記中，充份反映出他有獻身傳道的意念和決心：「從事傳道的念頭，始初對我沒有多大的吸力，稍後，卻牢牢停留在我的心中。」

經過長時期的禱告，他宣告倘若是上帝的旨意呼召，他必毫不保留，獻身傳道，至終，他如願以償了。

說到約翰牛頓的獻身傳道，在他的日記中，可以見到他經歷過一段痛苦的掙扎和謹慎的分析，才接受這份神聖的職務。甚且，他曾經歷過嚴格的自我考驗 -- 規定在數週之內熟讀一章希臘文聖經。人們都知道他幼時沒有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當讀到他在「一七五八年六月廿三日」所說的一番話：「因為在研究學問上，我得了上帝的幫助，如今我可以隨意把聖經清楚明白地口念出來。」大家都很佩服他。

約翰牛頓在希伯來文自學成功，但這種成就，也未能充份滿足職務上的要求。他決定在卅四歲生日前六週內，求上帝明察內心，慎重考慮這神聖職務的本質、尊嚴、艱鉅和要義。他向上帝許願，倘若經過這六週之後，心中仍繫念傳道聖職，就在卅四歲生辰那天終日禁食禱告。

他在日記上寫道：「上帝阿！倘若你容許我述說耶穌基督降世為拯救罪人的福音真理，我再不冀求其他任何佐證。如今，我把自己獻給你，只望我的餘生，成為你長久忍耐寬容的一點明證，好讓世人悔改歸信你！」約翰牛頓深深體會到自己一生特有的經歷，與其他所謂「聖經知識」和「靈程經歷」，也與所謂「明心見性，搶救亡魂」迥然有別，甚至不敢提及「熱心、勇氣、勤奮、忠誠、溫柔、捨己」等美麗名詞。只意味着牧者生活的忙碌，

立志不再疏忽怠惰，虛度韶光。思前想後，自覺庸俗無能，一無是處，只求上帝開恩，把這無用的泥土，加以陶冶、琢磨、粉碎和製造。在約翰牛頓的日記裏，充份表現出他的謙卑和自感不配的赤誠，因此，卻成了他獨特的資格，合乎主用。

雖然約翰牛頓願獻身為上帝使用，但他也要上帝給他呼召的確據，他論及上帝呼召人傳道的特徵，各有不同，他說：「第一，是內心有一個誠懇的動機 -- 要宣揚上帝的榮耀和救恩；第二，是內心有一種強烈的感動 -- 要肩起這偉大神聖和艱鉅的職務，一旦缺乏這種強烈的感動，一切便歸於徒然。第三，必須自量本身天賦的才能是否適合這工作。」雖然上帝要用一個人，祂不會受到任何限制，不過獻身傳道的人，本份要有自我檢討、了解自己的本性天才，切不可虛圖自欺。

關於「呼召」問題，約翰牛頓還提出第四點意見，這項明智的觀察，涉及到宗派上的聯繫問題，他說：「無論何人蒙上帝呼召傳道，必須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應採取什麼方式，或以什麼宗派出現。」他承認當時有些宗派在教義和生活上近乎初期教會，也有些只在形式上偽裝而已。所以他指示：「倘若現今的傳道人，為了在某項規條上爭取所謂合理的要求而放棄上帝所託付的教會，當然是錯誤的行動。我體會到傳道人與信徒的品格、賦性、情感各相殊異，從這，我絕不懷疑上帝 -- 生命的主宰 -- 賦予各人不同的責任，使能彼此在最合宜的地位上互相容讓.....我也不懷疑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兩者對人類不同的貢獻，倘若這兩人同有一樣的天賦情懷，有相同的意念，或同是加爾文教派的信徒，他們未必有今日成就 -- 各人應照着上帝所賦予的獨物品性與本能，去適應一切。」

六週將過，他的生日也快來了，這段日子裏，他曾把獻身傳道之事請教過許多朋友，只有保利華表示贊同。他深知保利華的為人，謹慎果斷，不隨便說話，因保利華的贊同，他得到很大的鼓勵，還有一班朋友，也給他幫助很大。他曾組織了一個青年團，他在這個團契中也得到不少鼓勵，他說：「過去三次聚會中，我向他們說話，心中得了無限的鼓勵和安慰，特別是昨天晚上，我並沒有專意和他們討論抉擇，然而，因為他們的緣故，我心中充滿了自由和喜樂，思維和心境都擴寬了。」

幾天後，他把獻身傳道的心志決定了。在決定的前一天，他整日禁食祈禱。他這樣記載：「自晨早六點鐘開始，我一直安靜在主面前等候，禁食禱告，直到黃昏後五點鐘，我決心把自己獻上，走進一個有新展望的生命途程，從今天開始，我專心等候上帝的亮光和啟示，導引何去何從，也為此我懇求上帝使我忍耐靜候，直到得到祂昭示正路，帶領前行，我已決心擺脫世界的纏繞和其間的情慾，把自己分別為聖，肩負神聖的職務。」

實際上，牛頓耐心地等了六年才被按立牧師，在那六年等候中，上帝操練他、預備他和使用他。英國歷史學家脫利衛連爵士指出約翰牛頓是英國教會中福音派的真正創始人。

最奇異的如今我不再驚惶

一七五八年約翰牛頓向聖公會呈上請求按為牧師的請願書，被拒絕了。翌年二月，他再度請求，又遭退回。約翰牛頓當時對美以美會（即循道派）極表贊同。所以英國國教會（即聖公會）指他為「熱心派」或「急進派」。約翰衛斯理頗為不滿英國國教會對約翰牛頓這樣待遇。在衛斯理日記中這樣記着：「我和牛頓先生過從甚密，常傾心而談，他這次的遭遇，是非常獨特的。今日，教會要求傳道人必須受過高深教育，最好大學畢業，然則不少跳出大學校門而孤陋寡聞的人，卻被按立了，同時，一個博學多才，品格純潔的人，只因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遭拒絕按立，簡直荒謬、滑稽。可惜莊嚴的主教們竟肯不分皂白屈尊於這種無理的遁詞。」

在這種情景下，約翰牛頓屢次想轉過來做一個反叛國教會的傳道人；但在一七六三年，一位夏維斯博士邀請他到保守派的英國教會任職，幾個月後，夏博士又把他鄭重推薦給貴族達文夫閣下，再由達文夫主薦為奧爾尼教會的副牧師，一七六四年四月廿九日禮拜天，約翰牛頓被按立為長老，五月廿七日正式在奧爾尼教會任，繼於六月十七日接受林肯區主教按立為牧師。

十八世紀初葉，是英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道德淪喪、官吏貪污、經濟搖蕩、勞工生活朝不保夕，市上銷售的書刊，促成文化的死亡，監獄制度慘酷腐敗，加上奴隸制度盛行，販奴成為當時獨有的厚利生意，奸商也乘機發財，還有些人借宗教名目，幹出無恥的勾當，當時清教徒的勢力大為削減，已失去在國內原有的動力，教會牧師、傳道，信心為之動搖，就當時英國教會的保守派和反對派而言，牧師的講道，淡而乏味，再不能溫飽那些饑寒的生靈了。

正當此世態涼薄，人心喪亂的時候，約翰衛斯理高舉復興的旗幟，動人的講道，搖撼了英國各地，振奮了全國人心，藉着上帝的大能帶來了社會大改革，還有懷特菲並一羣熱心人士，為拯救國家道德的危機和保存純正的真理，齊心合力，將復興的火把在各地熾烈地燃燒起來，例如：金民甦和奈利雲在約克郡、勞倫特在和露市、瓦其在康華市、陶里達在但雲市，還有所勞沙市的福萊柴爾、倫敦市的夏維斯和魯微尼、百帝市的貝里芝……等，到處大聲疾呼，傳講福音，述說上帝的慈愛，播揚基督的真理。

就在這個時期，正當全國民情鬨動，民心醒悟，棄假皈真，接受真理之際，約翰牛頓在奧爾尼燃起另一個光明的火把，在很短暫的時間內，這城市成為福音派的中心。牛頓本人的生命見證，深深地感動了世界各地及全奧爾尼的居民，是年八月，約翰牛頓發表了

他的自傳「真言錄」。他希望藉著這本書，使人更了解他傳道的苦心，這個希望從他的日記中流露出來：「自從人們讀了我的自傳「真言錄」之後，他向我瞪目凝視，這是難怪的。過往所遭遇的幻變人生，今昔相比，當然使很多人驚異莫名，甚至連我自己也感覺得難以置信，**但最奇異的，如今我不再驚惶了。**」約翰牛頓的自傳精警動人，因此對他的傳道工作，產生很大的助力。加上他隨時隨地做醒禱告，使他走上了一條成功大道。恰好，威廉高柏也遷居到奧爾尼來，二人合寫一本「奧爾尼詩集」。在當時，「耶穌，無論何處聖民歡聚」、「安渡一週」、「奇異恩典」等聖詩，深為奧爾尼人人所愛好。今天，這些充滿靈感的詩歌，仍傳誦於全世界。

縱然陰翳雨雪或道路泥濘

一天，約翰牛頓很早便醒過來，躺在床上，凝思着這天的生活。太陽在東山徐徐爬起，陽光從窗中透進來。這是一七六四年五月廿七日禮拜天，是他到奧爾尼後主講兩次崇拜聚會的一天，對他來說，是多麼興奮的事啊！他心中非常鎮定，態度也顯得很安祥，因為他早已熟習講台的經驗。幾年前，他曾在華威治的教友會協助工作，又在約克郡週遊佈道，都有相當的成就。在利物浦還向數千羣眾講道，如今，頗不同了，他已正式在禮拜堂就任牧師，有一個自己稔熟和熱愛的環境，一羣自己親愛和關切的會眾，為此，他珍惜一分一秒的光陰，他早就興奮地等候着這天的來臨。這一天，忙着各項的事務，迎見新的朋友，一天的時間，轉瞬間就過去了，直到夜幕低垂，才停息下來，準備就寢。睡前，他把這天的感想，全寫在日記上：「今天，在奧爾尼作首次講道，早晨，研讀詩篇第七十一節，下午，討論哥林多後書二章十五、十六節，我發見這班認識真理的人，對真理非常專心聆聽，熱切追求，我受到他們真摯的歡迎。」兩個月後，約翰牛頓的妻子，因事回到倫敦，他寫信給她說：「每逢禮拜天來參加崇拜聚會的人，頗為踴躍。」大概一年後，禮拜堂的會友，人數劇增，**縱然陰翳雨雪或道路泥濘**，都不能攔阻人們來參加聚會，會友們的虔誠與嚴謹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深信他們的勤勉和熱心，不會徒然的。

約翰牛頓在奧爾尼教會當了牧師不過十四個月後，由於會友日增，堂內地方不敷應用，於是增建了一個閣樓，仍不夠用，但已不能再擴建了。他曾告訴朋友「我們的禮拜堂自增建了一個閣樓後，可容二千多人，如今又座無虛席了。」他指出參加崇拜的人，有來自五、六哩外的 -- 五、六哩路不算短程呵！

奧爾尼的傳道工作，日益擴展興盛，十八個月後，聚會人數固然不斷增加，聚會次數也因而加添了。他定了如下的時間表：

禮拜日 上午六時：早禱會

上午：崇拜聚會

下午：崇拜聚會

下午茶後：祈禱、詩歌、聚會在牧師住宅舉行

晚上：崇拜聚會

禮拜一 晚上：成人查經班，在牧師住宅舉行。

禮拜二 上午五時: 祈禱會 -- 專為國際及國內事情代禱。

晚上: 聚會

禮拜三 青年團及慕道班

禮拜四 下午: 兒童聚會

晚上: 崇拜聚會 -- 專為鄰近村民而設

禮拜五 晚上: 聚會 -- 專為區內會友而設

約翰牛頓的才能，不但表現在主持崇拜聚會，他還經常在附近村落，舉行禱告會，邀請村民參加。在蘭維頓及但頓兩處還組織了祈禱團。他工作辛勤，從不間歇，除了負責堂內固定各項聚會外，常常舉行特別聚會，他把每一位會友訓練到愛聖殿（教會）如家庭。每有聚會，一接通知，必按時來到，從不遲誤。他的日記裏有一項事實證明：「一次，魯濱遜先生突然造訪，我們把禮拜堂的鐘聲敲响，通知會友來參加這次臨時召集的特別聚會，聆聽魯先生的講道。」

城內居民餓得半死

奧爾尼是個商城，十八世紀以出產枕头花邊著名，城內婦孺，甚至有些男人，終日辛勤，在家以編織為生計，一般婦女，平均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青少年人則分成二、三十人一組，聚集在一個大房子裏，聽講推銷製成品的技術，嚴冬下雪，燃起臘燭，三、四人圍着工作，有些貧家，不能以煤炭生火取暖，只有把木炭或熱爐灰放在瓦器內燃燒代替，由於工廠製成品迅速而質美，影响一般家庭製作，幸運者，每週可賺五仙令（約合港幣四元），其中要花去六便士買針線用，童工效率更低，一週只賺到幾便士。

威廉高柏寫給友人安雲先生的信中，把奧爾尼的實況概括刻劃出來，他說：「奧爾尼這個小城，人口稠密，**城內居民，餓得半死**，衣衫襤褸，生活悽慘。」

這種經濟上的威脅，往往導致了有些人心理變態或神經不正常。「姑勿論是因為婦女們整天坐在空氣污濁侷促的房子裏辛勞工作，抑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總之，我親眼見到十多人體力不支，神經失常。」此外，還有不少人終日借酒澆愁，不務正業。

翰牛頓看到奧爾尼城社會、經濟和靈性上各項迫切需要，因此，他藉著傳道和牧養的工作，予以最大的幫助。

奧爾尼的情況，傳到一位英國巨商約翰桑敦的耳中，又得貴族達文夫的介紹，讀了牛頓自傳，對約翰牛頓的人格，非常敬佩，尤受感於牛頓的生平故事，兩人終於會面，彼此熟識了。巨商桑敦寫了一封信給牛頓說：「希望你經常關懷貧苦大眾，賙濟貧困的家庭，值得幫助的要加以款待，我決定每年送你英金二百鎊，作為經費，如有任何急需，必隨時照數寄上。」為了奧爾尼城貧苦大眾的福利，約翰牛頓相繼接到巨商桑敦的贈金三千英鎊，城內居民，獲益不少。以前牛頓本人的年薪，只不過英金六鎊，生活開支，捉襟見肘，遑論施助他人呢？自得桑敦經濟支助，他可以隨時招待客人，在他的牧師住宅留宿用膳的人，幾乎從不間斷。這麼一來，他可以和一些平素無法接觸到的人交往，另一方面，救濟貧困的工作，也漸漸擴展起來。

約翰牛頓對於社會民生的關懷，從他寫給桑敦太太那封沒有發出的信中，可以窺見一斑。信中提到一件非常悲慘動人的事：一次牛頓在雷斯忒城探訪，遇到一個婦人，這婦女因癆病嚴重，無法治療，從醫院搬回家中休息，已有三天，躺在床上，痛苦呻吟，家中四壁蕭條，她的丈夫放任成性，從不顧理家庭，膝下還有四個兒女。第二天清晨，約翰牛頓把這事向會眾詳述出來，還闡釋真正而有意義的人生，就是樂於助人的道理。後來他又

寫道：「因為我那次講道，很多人受了感動，自動去慰問那垂危的婦人。我再見她的時候，屋內佈置一新，床單潔白如雪，桌上還放滿水果、糕餅，證明許多人來探望和幫助過她。她面帶笑容，喜形於色的縷述那些人怎樣對待她、安慰她，還說那些人是上帝差來的。」

從信徒因愛主所做出來的事，可以定出一項社會行動的原則：就是凡屬上帝的人，決心解救人類肉體的困難時，其關係亦建立在信徒與世人之間，使人更善於接受上帝的感召。而這原則的結果，是使人認識了上帝之後，德行上必須有所改變，所以在基督裏「新造的人」，其倫理與靈性，必相輔相承，表現於生活中。

用顯淺的言語

奧爾尼城中有一間大房子，名為「廣廈」，是達文夫的產業，自一七六五年起便無人居住，約翰牛頓取得准許，用為聚會的地方。初時，每週二下午，在這所大房子內舉行兒童聚會，房子雖大，但牛頓說「比之到會的人數，就相形見小了。因首次聚會就有九十八人。」他指出舉行兒童聚會的目的，「並非偏重於教導兒童背誦教義問答，而是用**顯淺的言語**和簡單的方式，向他們說話和解釋，教他們明白聖經。」

因為兒童人數日增，那房子已不敷應用，於是兒童聚會改在禮拜堂大詩班座舉行，牛頓說：「這禮拜四回來參加聚會的兒童超過一百七十五名，情形在良好進展中，他們真為這大詩班座生色不少。」其後的幾個月中，每週人數都超過二百，非常可觀，約翰牛頓選擇了「兒童聖歌」、「兒童珍寶」及「青年講道集」給他們應用。

約翰牛頓的兒童工作，不限於奧爾尼城內，他經常到北安普敦的一所女生寄宿的學校和羅陵牧師那間男生寄宿的學校探訪和講道。女校的監護人是莊德太太。牛頓的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話：「感謝上帝差遣我到莊德太太的女校去傳福音，安慰一班精神緊張的青年人。今天我有機會和十二個青年談話，她們都表示樂意接受福音。」在這次探訪後不久，他接到一封謝函，函中表示對他的探訪非常感激，希望他能快快再去看她們 -- 這函是莊德太太校中女生寄來的，還簽上十五個女生的名字。

約翰牛頓的兒童工作成果很多很大，且為主日學協會創辦人羅拔禮嘉士鋪好了成功的道路。他自己沒有兒女，但他愛兒童無微不至，他愛會友們的子女，看如自己的一樣。因此，人們對他極度敬仰和愛戴，也因此更加敬愛他們所信仰和事奉的上帝。

縱使她專長音樂擅奏豎琴

除了帶領城內兒童歸信基督外，牛頓也很重視青年工作。每年除夕，在禮拜堂為青年們舉行除夕感恩崇拜，籌備工作雖忙，卻沒有忽視內室禱告。他覺得在這承先啟後，送舊迎新的一天中，有着深長的意義，懇切祈求上帝祝福這晚的聚會。他們的呼求，每次都蒙應允。他記載道：「禱告之後，我所傳的訊息，大大得了釋放。」

他重視青年工作，可從他的講章看到，在許多講章中，都提到青年人，事實上，他每次預備講章時，腦海裏不斷記念着青年人，他也曾專以「青年信徒起初的熱心」為題講了一堂道。他經常和青年人在一起，分小組討論。每禮拜天晨早六時，便有一班青年人到他那裏，和他一起禱告。每禮拜五，他招聚一班青年人在冒尼家中舉行崇拜，後來，他稱那地方為「冒尼山」。

他在奧爾尼牧師任內，時刻關心青年人的靈命問題，日夕苦心栽培，鼓勵青年人追求上進。

「有兩位小姐常到我書房來。」牛頓這樣記著「雯小姐自從來過之後，便覺悟她先前的過失，而重回到耶穌的腳前。另一位慕迪小姐，五年前已說追求歸信上帝，似乎她走偏路了。」他經常規勸青年人，由於他心誠意善的勸導，常令人心悅誠服。一次，他寫信勸導一位青年女子，信中說：「……一位才德兼備、行為純潔的女子，必定會受到人們的尊崇和羨慕；一個女子縱使她通曉事理、樂善好施，或裝飾高貴、舞技輕盈，**或專長音樂、擅奏豎琴**，或精通縫紉、專工女紅，甚至出言幽默，情迷天下男子，但失去一顆愛上帝的熱心，懷着冰冷的心腸，雖生猶死，在創造主上帝的眼中，她是愚昧的、可憎的、瞎眼的和悲慘的。」約翰牛頓勸勉人，絕不虛偽，而是真切地對人施予溫暖、同情的援手。因此，凡和他接觸的青年人，每一個都經歷過重生得救的經驗。

為了老女傭姬梨的緣故

約翰牛頓在奧爾尼傳道期間，設立了許多查經班和禱告會。由於信徒們熱心學道和恒切禱告，聖工蓬勃興旺。他說：「禱告會的情形，極為良好，上帝賜下祂的聖靈，使每次聚會都無虛席；我覺得除了這活見證之外，再沒有其他事情能使我的心靈重新得力，能把全體弟兄姊妹團結一致，生活在主的愛中。」

查經班和禱告會有時在「廣廈」舉行，約翰牛頓專心負責講解聖經真理，他的解經法，實際靈活，有時，因為一件時事的發生，會令他想到聖經的教訓，或因教會中一些會友的需要而啟發他在聖經中得到亮光。例如：有一次老女傭姬梨對「上帝特別選召」這問題深思不明，大為困惑，牛頓就為她 -- 老女傭姬梨的緣故，詳解了彼得後書一章十節的教訓。有時運用專書查經法，就是選出聖經中一卷書，有系統逐章鑽研探討，細心思想。各個禱告會的情形，要算禮拜二晚的到會人數最多。第一次聚會已經超過四十人，後來人數增加，小房間容納不下，便於一七六九年改在一個大房間舉行 -- 這房子是容一百三十人。在每禮拜二的查經禱告會中，牛頓曾兩度以天路歷程為研究對象，由於題材新鮮而顯淺，內容豐富而生動，用了三年時間，才把全書查完。

在「廣廈」聚會的講員，並非只有約翰牛頓，他還經常邀請其他牧師來主持聚會。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威廉布雷牧師，常在這裏講道。特別是每禮拜二晚的查經禱告會，常由威廉主持。當威廉首次來查經後，牛頓這樣寫道：「布雷先生今晚在『廣廈』的講道實在太好了，希望這不是最後的一次。」

另外每禮拜天晚上還有一個查經禱告會，也是在「廣廈」舉行，到會人數非常擠擁，約書亞布雷提供過一份會聚名單 -- 就是凡到會禱告的人的名字，都被記錄在這名單上，當時大詩人高柏的名字，也出現過好幾次，有人曾這樣寫過：「我聽過很多人禱告，但總沒有比得上大詩人高柏的。」因為人數大增，最後，禱告會要改在大禮堂舉行才容得下全部到會的人。

每禮拜天下午茶後，又有一班人經常在牧師住宅聚會，一起唱詩、禱告，人數也大增，牧師住宅又容納不下，在無可奈何中，牛頓只有印發門券，發給那些真心追求的人，但凡跑來趁熱鬧的，就可分別出來。牛頓觀察，「至少有七十個男女信徒，蒙主祝福。」

他聽聞與爾尼的佳音

約翰牛頓在奧爾尼的牧師任內，因他的見證、講道和辛勞，為教會造福很大。不但使教會人數大增，也使教會屬靈氣氛和社會風氣復甦過來。牛頓在奧爾尼工作了一年後的春天，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他教會的會友「人數大增，也都是頗為認真虔誠的基督徒，每個禮拜，都見到許多人的靈性甦醒過來，不少人深深地受了感動。」此後不久，大約在一七六九年，牛頓這樣寫道：「教會中每一位靈性甦醒的弟兄姊妹，都做了活的見證，同心合意，愛慕主道和聖禮，殷勤參加聚會 -- 這些都是教會長進的明證。」從一七七一年殘冬至翌年初春的一段日子中，可以說是教會復興的盛期。有人寫信給保利華先生，報導實情，信上說：「我們最近經驗靈裏的大復興。希望這復興的火焰，繼續燃燒下去！我親眼見到在最近三個月中，靈命復興得勝的人數，遠超過以往三年的數目。」

真的，這靈命復興的火焰，一直燃燒，日見興旺，使整個奧爾尼奇妙地復興起來。約翰牛頓在十六年的牧師任內，復興情形，有增無減，而且，復興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 無論是青年團、少年團、查經班、禱告會.....信徒們都大發熱心，以致許多貧窮人家、孤兒寡婦，深蒙恩澤。當牛頓完了奧爾尼的工作，遷到倫敦居住後，威廉高柏寫給安雲先生的信，提到一位史勿夫先生，曾經為了奧爾尼的窮人，樂助了許多金錢。高柏還指出牛頓及他人帶來的靈命復興的影响，他說：「基督的福音，傳到奧爾尼已經不少年月了，市民對那些勞心竭力，先覺精誠的牧師，都極表歡迎，而且大家言語上都顯出有宗教信仰；然而這些人，正需要幫助哩！」

約翰牛頓的影响，遠超出奧爾尼城，不少人從鄰近的村落來參加聚會。他說：「有一次聖餐，聚會人數特別多，超過通常的數目，有幾位經過十二哩路的長途跋涉來的，」還有些人從更遠的地方來。一次，牛頓寫信給太太說：「剛才有一位弟兄蘭特先生從雪頓市來聚會。他是一位很可愛而聰明果斷的信徒，他聽聞奧爾尼的佳音而來的。」每年有數以千計的人，要來聽牛頓講道，請他解決各樣的難題。人們深知牛頓是個充滿聖靈能力的人，他真的深明救恩之道，所以凡到他面前來的，都蒙上帝祝福。

我們甚少分開

約翰牛頓在奧爾尼教會當牧師的時候，有一位福音派的大詩人威廉高柏住在牛頓教區之內。高柏首次和福音派的接觸是在他父親去世後七年。(他父親死於一七五六年)那時，高柏受到第二度精神崩潰的痛苦，他的弟弟約翰便向表兄馬丁美頓求助。美頓是屬於加爾文派的信徒，高柏誤解了加爾文的信仰，認為美頓如此盲從，是該受永遠貶責的。

後來詩人高柏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療。名醫郭定是福音派的人，日夜不斷替他治理，使高柏很快的回復正常，於是離開病院搬到寒定頓和安雲一起居住，在這個充滿復興與生命的家庭中，高柏享受到一種非常甜蜜的靈裏交通。安雲死後，高柏就搬到奧爾尼來。安雲太太也一起搬來，替詩人高柏作管家，此後，就一直受到牛頓的薰陶。

高柏非常敬佩約翰牛頓牧養教會的才幹，同時，牛頓也極度仰慕高柏的文學修養和天才，於是，他們由結識而成為知己。這對知心朋友終於一八〇〇年高柏去世時分開了。牛頓感慨地說：「幾乎十二年的光景了，我們在家中日夕相聚，從來沒有超過十二小時彼此不見面，這是說**我們甚少分開過。**」

高柏生時，常跟牛頓到各家庭去探訪，沒有人不因詩人高柏愛護貧困的真誠而大受感動的。奧爾尼的人推崇高柏「憐恤孤寡、撫慰貧困，而自己不求安逸與報酬。」高柏也經常協助牛頓在「廣廈」工作和教會的聚會，也陪同牛頓出外旅行佈道，作他的良伴。

高柏對牛頓的講道，備極讚揚。他說：「牛頓講道，雅潔明瞭，信實全備，真有『增添一點則有餘，減少一點則不足』之感。」高柏在最後的十年生活中，深深體會到牛頓和他兩人之間那份友誼是珍貴無比的。他有一次寫信給牛頓說：「過去這一段時光，我們日夕相處，作息與共，我們怎會忘懷呢！每當我追憶已逝的歲月，惦念和愛慕你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無論在聖工上，或在閒暇時，你對全教會的辛勞和貢獻，必永遠銘刻在每一個人的心版上。」可以說，牛頓的講道對高柏的影響最大，正如布朗小姐說：「倘若我們說詩人高柏是個基督徒哲學家，那末，完全是受牛頓影響所致。自從高柏重生皈主後，專心鑽研聖經真道，渡着敬虔而愉快的生活，加上他對人生的體驗，形成了一種所謂基督徒哲學，這種哲學思想，既完全又帶有濃厚的改革色彩，不因襲前人，也不乞憐時尚。他在一七八〇年詩作裏，把這種思想表露得最透徹。他凡事都和牛頓商議，從彼此交談和專心聆聽牛頓的講道中，獲得許多靈感。」

每天下午四點鐘，這對知己朋友，必定對坐談心，享受下午茶，他們的話題廣闊而多趣 -- 談到市民、神學，牛頓很喜歡談到奴隸制度。從牛頓的言論中，高柏領受到當時的販賣奴隸風尚，是極端不合人道的。約翰牛頓言論思想的先進和對社會改革的熱誠，在日後高柏的詩句中，刻劃得異常精彩。布魯克對高柏的詩推許說：「是描寫人類錯誤的濫觴。」後來，英國詩人中聖傑柏恩斯、柯爾雷基、桂冠斯人華次華斯、雪萊和拜倫等，繼承高柏的思想，反對人性的抑鬱，攻擊人與人之間的罪行。

高柏的「哀黑奴」詩中，充份反映出牛頓對販賣黑奴的回聲，詩詞：

最淒涼，一個活人，被當作牛馬豬狗；

更悲慘，賣身給沒有人性的衣冠禽獸。

聽見他們的哀號，目睹他們遭折磨，教誰能忍受？

任是鐵石心腸，都會洒下同情之淚，為他們向上主祈求！

詩的後兩節，高柏用諷刺的口吻極力攻擊那些主張保持蓄奴制度的人。詩詞如下：

奴隸的生活，淒涼辛酸，卻無人敢伸出同情之手；

人們不願放棄肉體的奢侈豪華，那肯忘掉甜的糖、醇的酒！

有人說：管他病苦老死，奴隸的生命，一向就比不上了一條癩痢狗；

我們卻少不了甜糕、咖啡、香茶和生活的享受。

X X X X

也有一些有心人，受不了良心的譴責，甘心放棄這種不合人道的苛求；

*「只有傻瓜才不識享受」 -- 又有誰禁得住那班來自法國、荷蘭和丹麥的富商
譏笑與諷嘲！*

奴隸依然在貧病交迫中通過他們如意算盤被搶購，

拷打、折磨、呻吟、慘叫，從無間斷的由黑夜到白晝！

高柏的詩以基督和基督被釘十字架為中心思想，他深信基督的十字架才是墮落的人類唯一的救贖倚靠。無疑，這種思想是承受於丁美頓、郭定醫生和安雲先生全家，當然，牛頓的功勞也不少。高柏的哲學思想，早已撒下種籽，和牛頓相處，這種思想漸漸滋長、成熟，兩人在思想上交流、友誼上的發展，書信上的往還、真道上的研討 -- 這些因素的總涵，使高柏成了福音派的大詩人。

我從未聽過這麼動人的講道

當時，英國國教教會的多馬司各脫牧師，從一位藥劑師處聽到約翰牛頓的名字，那位藥劑師論到牛頓的講道說：「**我從未聽過這麼動人的講道。**」司各脫聽到這句話，就立意要去聽牛頓講道，兩人一見如故，生命也起了很大的改變。

司各脫雖然是英國國教教會的牧師，但在神學上是蘇塞納斯派的人，就是否認基督的神性和人類先天罪惡而以理性解釋犯罪及救贖的。也否認三位一體的信仰。今天，這宗派稱為「唯一神教派」。對福音派採取敵視的態度。司各脫聽過牛頓講道之後，心中仍然懷着一個疑團，不肯樂意接受，然而，顯明地，司各脫已受到良心譴責的痛苦。他說：「當牛頓先生宣佈講道題目時，我便感到萬分驚異。牛頓開口便說：『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麼？』」司各脫以為牛頓這次講題是臨時改變的，於是懷疑牛頓故意引用這段經文來侮辱他。幾週內，那種苦悶，一直縈繞在心中，若干年後，才發見牛頓並不喜歡這種暗示式的講道。

一七七五年，司各脫教會中有兩位會友正臥病垂危，司氏聽到這個消息，但是為了保持他教會的規例和尊嚴 -- 就是若非會友請求，牧師不能自動去探訪會友，他便把垂危的病人置於不顧；可是，當他突然想到約翰牛頓曾經幾次步行數哩路去探訪兩位病人，便醒悟過來，知道自己的驕傲態度是錯誤的。其時，司氏充任兩個教會的副牧師職位，兩個教會都離奧爾尼不遠。後來，司各脫在自傳「真理的力量」一書中寫道：「我直覺地體會到，姑勿論我對約翰牛頓先生的信仰是如何輕視，但我不能不承認牛頓先生在傳道事工的一貫性，遠超過我自己。」此後，司各脫便決心改過，不再在探訪的事上懈怠，最後，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這事發生後十七個月，司各脫寫了一封信給約翰牛頓。牛頓後來指出「那封信寫得很長，修辭非常謙遜，好像受了一股追求真理的熱情所鼓舞而寫成的。」司各脫寫那封信的前幾天，曾和牛頓在一個牧師會議上會晤，意欲與牛頓展開辯論，牛頓為了顧全大局，不想隨意開啟爭端，便拒絕司氏的挑戰，翌晨還寫了一張字條，連同一本「俄梅戛尺牘」寄給司各脫，司氏接信後，為了表示親善，便寫了上述的一封信回覆牛頓。司氏主要目的是希望藉此刺激起牛頓參加這項「宗教分歧的辯論」。不過，約翰牛頓深信爭辯不會帶來建設性的結果，反會生出惡果，於是再次婉言謝絕這次的挑戰。為了彰明真理，牛頓一連寫了八封情詞懇切的長信，向司各脫陳明自己的立場和信仰。言出由衷，毫無強詞辯駁的

態度，司氏也曾回了幾封信，後來，自動提出停止這項筆戰；不過，牛頓清楚的堅持傳道人必須有重生的經歷和衛道的精神，由此反映出十八世紀的信仰，一致認為「如果傳道人不能改變人的生命，就不算為真正的傳道。」誠然，司各脫也體會到這是牛頓所站的立場。

雖然司各脫對牛頓失去熱誠，但在講道上卻有了明顯的改變，信息也重新潤色過，他曾在給他妹妹的信中說明「熱心救靈魂，為福音而努力，是每一個獻身傳道者所不能缺少的。」他對讀經也更專心，養成禱告的習慣，事實上，他在第一封信已說他願意讀經、禱告，追求認識真理。當時牛頓也鼓勵他說：「上帝已把正當的途徑指示你了。」當司各脫以祈禱、讀經去追求真理時，還以理性高於啟示為基本原則。牛頓向他指出上帝在聖經中的啟示，是超乎一切理性的。可惜牛頓的規勸，只增加了司各脫的偏見。同時，還刺激起司氏重新考慮他的神學信仰；幸好，他轉向聖經，從研究聖經中，漸漸把他的傳道訊息，建立在這新的基礎上。

司各脫漸漸地和福音派的信仰來得接近了。不過，他還是很勉強地和奧爾尼的牧師們來往，因怕被人指他為「福音派」或「急進派」的人。因此，在各種環境下，他灰心失望。後來他去找約翰牛頓，從牛頓處得着安慰。他有如下記述：「因為得到牛頓的幫助，我心頭上的重担，頓然消失，而且，使我對他產生了無限的敬仰和愛慕。」之後，司各脫常以得和約翰牛頓為友自豪。然而，他還未公開地這樣承認，也沒有意思要向牛頓學習教義的真理。

一七七七年快要完結了。司各脫在講道上重建，已達到最後一個階段。年初，在一次受苦節的聚會中，他以「基督受苦代罪」為題講了一篇道，充份流露出他更新的思想；接着，他極力推崇「重生」的真意，繼續發揚「三位一體」的信仰和接納其他有關福音派的信仰。當然，司各脫經歷了一連串的爭戰，才達到這樣的成果，而牛頓和福音派，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司各脫要重建他的訊息，最終而又最重要的一步是「生命」問題。雖然他在教義信仰上轉變了，他坦白承認在他生命中還缺少一種屬靈的亮光。倘若一個人自己沒有「重生經歷」，又怎能向人傳講「重生」的真理呢？於是他決意盡量多聽牛頓和其他福音派的牧師講道，在很短期間，深得幫助，他發見了內心的隱秘，他說：「這種發見，遠超我企求能察覺得到的。」而今，他領悟到有親身經歷的證道是最有效，和堅信從心裏說誠實話最能感化人心。他已發覺到自己的無知，在傳福音的工作上，他希望多受特別的訓練。從這一點開始，他意圖理解主的話「凡承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司各脫貫通了、得勝了，他如今可以說：「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正當此際，約翰牛頓聽到司各脫證道，心中喜悅，他在日記中寫着：「司各脫對主的福音，有了深切的認識和經歷，他的成就是那麼快速、清楚而穩固。誰會相信不久之前，他是一個極端反對這些信仰的人呢？在我一生中，屢次聲嘶力竭向上帝祈求，求祂憐憫使更多人員甦醒過來。」上帝垂聽牛頓的呼求，除了司各脫外，還有不少人靈命甦醒過來。牛頓生平的辛勞，作羣牧首領，他那枝鋒利的筆桿，安慰了千萬人的心，他重視思想的交流，經常和別人切磋。對那些實習傳道的青年，更加關懷備至。特別抽出時間，和他們研究，細加指導。許多牧師，不怕長途跋涉來聆聽牛頓解釋經義，從牛頓處獲得靈感。英國著名女小說家袁利奧特在她的「牧師行述」中，借小說主人翁巴頓牧師的口吻，稱讚約翰牛頓為他在教義信仰的依歸。巴頓牧師的態度，足以代表英國十八世紀中所有牧師的精神。同時，在英國國教所有的教會裏，牛頓也成為一個中心人物，給教會帶來盛大的復甦。

論到司各脫的重生經歷，並不單受牛頓的影響，當然也有其他人的關係。不過，司各脫真誠地承認說：「當牛頓先生離開奧爾尼，我似乎失去了一位至親的顧問。」由此可見司各脫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是深受牛頓的規勸和開導。一七八一年，司各脫接任奧爾尼教會的牧師職，雖然當時的情形不如牛頓在任時的興盛。但他畢竟為教會帶來了無窮的恩澤。司各脫在任內的時間，也影響了現代宣教運動的鼻祖威廉克里。一八二二年威廉克里寫道：「我非常感激司各脫牧師的講道 -- 他以上帝的道餵養我的靈魂，鼓勵我奔走主的道路。」一七八五年司各脫遷居倫敦，出版一本「家庭聖經」-- 這本聖經註釋，一直風行暢銷各地。直到今天，使用這本註釋的人，比比皆是。在倫敦，司各脫日夕辛勞，創辦了「教會傳道會」，推進會務，不遺餘力。受影響最深的人，可說是英國著名神學家及作家約翰牛曼。牛曼說：「司各脫最先將真理的種籽播撒在我的心田裏。」牛曼也從司各脫的宗教思想中，領受了「三位一體」的要道，所以，他對司氏的愛戴和仰慕，是至高無上的。

奇異恩典

詩人高柏從寒定頓遷居奧爾尼一年後，約翰牛頓寫信告訴友人高尼船長說：「我們要將禱告會改在『廣慶』的大房間舉行，這房子寬大合用，內有一個大客廳，足可容下一百三十人。」為了禱告聚會，牛頓和高柏寫作詩歌，供大家唱誦。牛頓作了一首「求主振興軟弱心靈」，高柏的「無論何處聖民歡聚」，此外還寫作許多詩歌，都編在「奧爾尼詩集」中。

過了不久，牛頓向高柏提出一項計劃，就是希望他能定期寫作福音詩歌。牛頓把兩個主要的動機告訴高柏：第一，最基要的原則是啟發信徒的信心和安慰；其次，希望這項計劃能成為他們彼此間友誼上永垂不朽的銘誌。照原定計劃，威廉高柏要負責寫作大量的詩歌。

「至於我的作品」牛頓在奧爾尼詩集的序言說，「在這詩集中，不應佔篇幅太多，照我的願望，這集應該早就以不同的形式和各位見面了。後來，我們改變了原意，當我們正忙碌為這詩集工作的時候，我的好友突然病倒了，以致不能供應詩稿，我也失去一位得力的同工。」無疑地，這裏所提的好友，是指詩人高柏。初時，牛頓想藉着作詩，調劑詩人的情緒，而使他漸漸復元。牛頓這個念頭，略有幫助，但得不到澈底的成功，更難過的是牛頓不能得高柏的幫助而極度失望。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已把豎琴掛在柳樹上，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仍提不起興緻來完成這項計劃。」

最後還是振作起來，重整旗鼓，提筆作詩，直到遷離奧爾尼前幾個月，仍繼續不懈。其間也受過不少的阻撓：如出外旅行佈道、教會的工作和其他雜務，都分散了他寫作的心情。幾年之後，才搜集了大量的詩稿。事實上，當時牛頓還不想把那些詩稿印行，因為「在這詩集中，我的朋友的作品，實在佔得太少。」同時他願意多發表別人的批判和思想，因此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歲月，遲遲未把詩稿付梓。

一直到一七七九年。「奧爾尼詩集」終於出版了。當時，這本詩集固然非常暢銷，就是到了十九世紀，它的銷路還是那麼驚人。雖然重印數版之後便絕了版，但其中的美妙詩歌，深受萬人的讚賞和唱誦。牛頓和高柏所寫的詩歌，給予人類一種屬靈的喜訊，直到如今，我們還享受着他們作品帶來的喜樂。

約翰牛頓把這本詩歌獻給奧爾尼和鄰近的所有朋友 -- 因為這些詩歌都是為他們而寫的，讓他們可以隨時唱誦。牛頓寫詩的時候，為了適合各階層人等的興趣和知識程度，特

地注重修辭顯淺，意味深長，音韻動聽，同時，他也精心創作，使詩境新穎，內容寬廣，而且，還常把經文引入詩歌中。因此，這本詩集成為奧爾尼最負盛名、雅俗共賞的一本詩集。

牛頓所寫的詩，意境可以說是與大自然合為一體。大自然的美麗：太陽的輝耀、星月的明媚、田園的幽靜和海洋的深邃……這一切在他筆下都顯出獨特的性格，以致人們讀了他描寫海的詩後，無不對海發生戀慕情意，甚至詩人高柏，從來沒有航海的經歷，讀了牛頓的詩「巨浪洶湧黑雲飛」，就深深地意味到大海的奇景。牛頓又常把人、事、物攝入詩中，因此，就從詩中流露着溫暖的人情味。一次，城裏舉行野獸展覽，牛頓參觀了百獸之王之後，興趣頓濃，就以「獅性本不馴」為題，寫成一首「觀獅即景」。後來，他寫信給威廉布雷，也提起這件事；「我去參觀那次展覽，獅子在主人手下，顯得那麼馴服，毫不反抗，比一隻西班牙小玩狗還來得聽話、順服；那主人告訴我，他已把獅子的性情，訓練得柔順、貼服。但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人敢惹牠。這獅子的態度，正是我內心的寫照，我看出了自己的本性，比獅子更暴戾、兇殘，如今蒙恩得救，主改變了我的性情，我愛我的主人，也認識和仰望祂，遵行祂的美旨。感謝上帝！當我回想已往的日子，屢次離棄上帝，混入污濁的罪坑，今日被主找回，確是一件至高的喜樂。這次觀獅有感，寫成了一首『觀獅即景』，他日你若臨此地，便可供你鑒賞。」

又有一次，祝融光顧奧爾尼，約翰牛頓目睹那不幸情景，寫了一首描述當時人心惶亂的慘狀詩，還寄給約翰桑敦閱讀。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適逢月蝕，牛頓便寫了一首「月蝕即景」。朋友們對這詩，愛不釋手，誠然，那些淳樸的村民，對牛頓這種自然流露的即景詩，無不欣賞而至唱誦如流。

名詩人蒙哥馬利頗為推許牛頓的詩作。特別是以聖經為題的詩歌。「充份描畫出一篇美妙講章的輪廓，可能牛頓就把它作為講道的題材。」真的，牛頓曾多次以詩歌的體裁講道。我們從他的日記裏和給友人桑頓的信中發見一些線索。就是牛頓喜歡先把詩歌寫好在「廣廈」聚會中唱誦，然後，就以詩歌內容為主題向會眾講道。他在日記寫道：「今天，我把一首新詩向那些來『廣廈』聚會的人講解。」作詩和構思，通常成為他證道、禱告會、靈修、短講的準備功夫。自然，他作詩的風格和講章的體裁，都很相似 -- 率直、親切，絕無庸俗、生硬的流弊，因為這些詩歌簡潔動人，增強了聚會的屬靈氣氛，每為信徒們帶來了生命的大復興。所以，凡接觸過牛頓的詩歌的人，無不深悟詩中的要領和厚蒙恩澤。

人們對牛頓的詩如許深愛，當然有許多理由，最主要的，還是人們從他的詩歌中，可以深入了解他平生的奇異經歷。他在詩中常提及往日航海的生涯，遭受罪中的痛苦；也

提到他蒙恩得救的經歷；他筆下更流露着他在奧爾尼任牧職及那段和詩人高柏作息與共的生活情趣。「奧爾尼詩集」中，包羅不少描述海的佳作。可以說：在上帝無數創造中，牛頓對海發生特別愛好。在「保羅的航程」和「海上的門徒」兩首詩中，所用的詞句，如「恐怖的風浪」、「裝貨」、「洶濤」、「狂風」、「舵手」和「衝破了激湍洪流」，都是牛頓在海上漂流生活的真實經歷。下面這首詩，把人生海洋中的船隻，栩栩如生的刻劃出來：

生命恰似一葉孤舟，
在風雨中顛簸飄搖；
它衝破了激湍洪流，
穩妥渡過安樂無憂。

X X X

撒但像獅吼虎嘯，
翻動了怒海狂潮；
上帝的鴻恩奇妙，
覆庇我安睡逍遙。

有時牛頓以詩句追述年少時的罪惡生活：

酒綠燈紅，自己那曉得是個撲燈飛蛾，
沉迷罪海，受痛苦，蒙羞辱，還以為是命運坎坷；
聖靈光照，看出自己生命的罪惡，難怪要自食罪果，
洗心革面，砍斷撒但的鎖鏈，掙脫罪惡的網羅。

約翰牛頓不單掙脫罪惡的網羅，還享受到上帝所賜的**奇異恩典**：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罪惡得蒙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已能看見，

X X X

如此恩典，奇異難測，使我心得安然！
當我相信，即蒙恩惠，何等寶貴完全！

X X X

幾許網羅，幾許鎖鏈，我已掙脫砍斷；

主恩蔭庇，履險如夷，歸家心似急箭。

X X X

賜我福樂，賜我平安，應許必無虛言，

作我盾牌，作我保障，與生命同久遠，

X X X

身心衰殘，帳棚毀壞，地上萬物改變；

主賜生命，直到永遠，平安喜樂無邊。

X X X

天地將廢，如雪消融，日月黑暗無光；

上主恩召，與我同在，永活在主身旁。

約翰牛頓這首詩為「信心的回顧與前瞻」。凡知牛頓生平的人，唱到這首詩歌，必定心領神會詩中的奧妙。牛頓的一生，幾度出死入生，逃脫了驚濤的吞滅，從非洲沿岸的危險中，獲得生還。一七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晚間，牛頓在航海中所遇到的狂風暴雨，可以說是「許多危險」中最厲害的一次。經過一度生死存亡的搏鬥，這次的經歷，便成為他生命的轉捩點，他深深地感到內心的恐懼和良心的譴責，那種不配受主恩寵的感覺，不斷縈繞在心；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心中無重負的輕快和享受靈光照耀的喜樂。在這種似乎矛盾的心情中，實在顯露牛頓對上帝所施的赦罪鴻恩，何等的奇異和感激。一七九五年他寫道：「我每天追憶着在非洲的一段往事，清楚看到上帝奇妙的引導：祂把我從不信、狂妄中救拔出來，如今屈指算來，已經四十七年了。祂把奇妙的恩典，白白的賜給我這個頑梗、罪惡、絕望的人，我心中永遠感到無限的羞愧和感激，我真不知如何報答祂的厚恩！」

「奧爾尼詩集」中記有路易本生的一段話：「在福音派的影响和領導下，英國信徒們在靈命裏復興是可以重現的。」這句話說得很對。牛頓當時也曾致力於創作復興詩歌，鼓舞起教會大發熱心。

教會的領袖，跑到那裏去了？

昔日的熱切、真誠，如今已雲散烟消！

老當益壯，扶掖後進，那怕別人的譏諷？
凌霄願，青雲志，青年人實在不能缺少。
無奈人琴皆寂，再聽不到名曲新調！
剩下的 -- 葉底泣寒蛸。
可嘆有的已如草木凋殘了，
那還有綠蔭遮陰，或供人月下談笑？

除了注重屬靈方面的革新外，牛頓的詩作，也沒有忽略對社會的改良。「詠麥餅」一詩，刻劃出當時社會的不景現象：

主拿五餅向天祝謝；
飽足了數千男女，
豈可把主恩手棄捨，
為飲食朝憂夕慮。

奧爾尼曾一度受極嚴重饑荒的打擊，在這種懷苦、絕望的環境中，牛頓的信心，激發起不少人的精神抖擻，最後一節說：

今日只剩麥餅一片；
但我深知我屬誰。
明朝禱告尋求主臉，
主必按時賜所需。

這節詩言簡意賅，發人深省，奧爾尼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大得安慰。

牛頓詩興極濃，不論是新年或禁食節，他都有即景佳吟，寫成了，分別抄贈友人共賞。他的詩，常向人呼籲早日悔改，皈向基督：

救主恩召，早已顯明，
頑暴掃羅，聞主威名，
仆倒路上，悍獅變性，
馴若羔羊，順從主命。

X X X

稅吏撒該，聞召下來，
罪得赦免，心眼頓開，
賠償施捨，大半家財！
恩臨此家，樂哉快哉！
X X X
淫婦生平，罪孽滿天，
為罪懊悔，求救主前，
神愛浩大，施恩垂憐，
罪擔卸下，喜樂無邊。

很多詩中，充份流露出牛頓和高柏的真摯友誼。誠然是崇高友情的真實表現；事實上，牛頓也深望這份友誼能夠在精神上安慰高柏，使他安穩地過屬靈生活。

「奧爾尼詩集」共分八部，其中第三部論「戰爭」的詩歌，為數最多。詩的內涵，絕不限於單方面，而是顧及基督徒的一切生活，這些詩歌也反映出詩人高柏的性格和他生命中艱難的境遇。「救主何時回來」是一首情辭懇切的詩歌，特別是第四第五兩部，刻劃出高柏心靈裏的澎湃波濤：

自從你離開了我的心靈，
我就在痛苦、煩惱中得不到一些安寧；
撒但的囂張，勢必要尋索我命，
我實在已落在無人相助的境地，只覺得孤寂飄零！
X X X
為什麼沒有一點安慰，連日月也無光！？
為什麼罪惡又來纏繞，恩典到了何方！？
-- 我只覺情傷、意冷、心境徬徨！
-- 我唯一的願望：藏身在主的恩典翅膀！

「不要懼怕」是高柏最心愛也獲得無限的安慰的詩歌：

不要懼怕，也不要傷悲，
憂愁痛苦，快要休止。
我手創造：萬物和天地，
我是你的 -- 良人知己。
至高至聖，是我的名字。
天下萬族，同聲讚美，
我今降臨，為施你福祉，
我帶領你，入生出死。

牛頓對高柏的友情並非筆墨可以形容，他經常向高柏唱誦上帝的大愛和救恩的確實，他那真摯的感情和充滿安慰的歌聲，證實了他是一位尊貴、寬大的朋友。

牛頓的詩歌，舉世馳名，其實不須贅述了，幾乎每一本現代詩集都有牛頓的作品，最著名的有：「願救主基督的恩惠」（祝福的詩）、「耶穌聖名何等可愛」、「奇異恩典」、「我靈興起」、「述說上帝榮耀工作」和「安渡一遇」等。還有其他很多佳作，為人類帶來安慰、福音和喜樂。為着牛頓的詩歌，我們感謝上帝！

在奧爾尼的工作快將完成了

一七七九年殘冬，約翰桑敦請求牛頓轉到倫敦的聖瑪利教堂工作。牛頓在這新工場的成就，相當可觀。-- 可能比在奧爾尼工作的成果更偉大。在倫敦期間，他結識了英國宗教作家哈拿摩爾、英國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者韋爾伯佛思，而且還當了他們屬靈的顧問。同時，他在倫敦出版了一本講道集 -- 「彌賽亞」。在所有的講道集中，這是最豐富的一本。他還印行了其他書籍和小冊子，銷路甚廣。於是牛頓成為福音派信仰權威的代言人。在一七九二年，有人要把一個神學博士的名銜贈與牛頓，但遭他婉言謝絕了，他抱歉地說：「我在非洲虛度了我的黃金時代，倘若我要獲取學位的話，應該在非洲。然而，昔日那種放蕩不羈的行為，我怎配得博士榮銜呢？.....當然不行啊！」謙遜是牛頓的特性。

一七七九年，他被邀請到倫敦聖瑪利教堂的時候，他面臨到一個不容易的抉擇。一方面，他熱愛奧爾尼的人，因為十六年的辛勞事奉，一旦離開此地，確實不是一件易事，特別要和老友惜別，心頭更為傷痛，他在日記寫下：「高柏先生和安雲夫人對我關懷備至，他們知道我們要分別了，心中非常難過。」

牛頓很喜歡鄉間的幽靜生活，時常獨自散步、默想，獵取作詩的靈感，另一方面在思慮如何解決教友的難題和沉思講道內容。因此，綠茵、田野、樹蔭、垣籬、清鮮的空氣，都足使他陶醉忘形，不忍離去。他的作品中，也充滿對田園的愛戀。一次他寫道：「在幽雅恬靜的田園生活中，總比在倫敦煩囂匆忙的都市生活容易感覺到上帝的同在。」他認為高柏的觀察「上帝造田園，人類造都市」是非常正確的感受和表達。

約翰牛頓決心盡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讓這次分離，成為他們的憂慮。牛頓生性樂觀，時常勸導他們要過一個積極的基督徒生活。他的人生哲學，認為「歡樂不是罪惡；裝得道貌岸然，並非恩慈。」他在倫敦的生活，謹慎自守，而且影響力大。

最後，牛頓決定要離開這間坐落在幽靜的烏斯河畔的奧爾尼教堂，離開這小城的人和所有的朋友；當然，也有些人不在乎他的去留，不過，很多人認為牛頓的離去，是他們莫大的損失。威廉高柏曾經很感傷的寫道：「自從牛頓搬走之後，那間牧師住宅便成為人們終日憂鬱地憑吊的對象。今天傍晚，我漫步園中，看見書房的大煙囪，升起縹緲的輕煙，我立即想到這是牛頓還在時的情景，實際上，他已經走了。觸景懷人，不勝唏噓，至於多年來深受牛頓訓誨，聆聽牛頓講道的人，當然更有所感觸了。」

約翰牛頓帶着一顆新鮮、興奮的心情，到倫敦去開展新的任務，他寫信給友人威廉布雷說：**「我在奧爾尼的工作，快將完成了。」**接着，還幽默的道：「我快要和聖瑪利結識了，因為它在倫敦的林貝街被冷落得太久了!」

我的工作範圍大大擴張

一七七九年冬天，當牛頓抵達倫敦的時候，市內福音派的發展，已經有相當的成就：魯微尼在聖安尼教堂當牧師，深受人們的愛戴和尊重；戴高津在洛克醫院當駐院牧師；懷特菲的親信委辦主理托頓哈姆法庭的小教堂和大會幕的工作；罕丁頓夫人的大禮拜堂，聚會人數非常擠擁；約翰衛斯理已經是個白髮老翁了，還經常在市政路的大教堂講道……此外，還有很多福音派的牧師們，分佈全市每個角落，主領福音聚會。牛頓指出「我推測，每逢主日，那些被稱為美以美派的信徒 -- 和叛國教派剛好相反的人 -- 到大教堂或小聚會處參加崇拜的，不下三萬人，照一般情形，他們聚會的地方，都是擠得水洩不通的。」

在這種宗教背景和發展下，約翰牛頓加入了偉大的行列。在倫敦，魯微尼是一位福音派的先鋒。現在，牛頓成了第二位福音派顯赫的領導人物。牛頓充任牧師的聖瑪利堂，是在十八世紀倫敦市中心，鄰近就是英國銀行和英國皇家證券交易所，是最繁盛的商業區。雖然牛頓的教區只包括一百所左右的樓房，卻不減少聖瑪利堂的重要性。倫敦市長每年一度到聖瑪利堂參觀，其他富商巨賈、平民主匠，旅游客商都來聖瑪利堂聚會和參觀，牛頓和其他牧師不同，正如貝寧布華指出「其他的牧師，永不到外面去請人來聚會，貧窮的人，更不敢踏足在陰森的教堂中，這些人衫襤褸，污穢骯髒，滿身臭味，一定遭受那些衣履光鮮的所謂『教友們』的白眼歧視，恐怕還被教堂差役趕出大門呢？幸好，還有一些具有傳道熱衷的牧師，不肯隨波逐流，像吉朋所謂『教會的肥豬』一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牛頓就是一位與眾不同的牧者，他珍惜一秒一分的光陰，傳揚真道，絕不肯浪費時間去批評天主教的不是、自然神教的異端和美以美會派的嚴格。同時，他講道毫不苟且，所傳訊息，並非只求滿足那些豪富們的要求，更切想到貧苦大眾的需要。

牛頓在倫敦的傳道方法，和在奧爾尼時所用的略有不同，倫敦沒有那所「廣夏」，所以祈禱會和查經班要分別在教友家中、自己家中和教堂內舉行。每週有三晚聚會，是在牧師住宅舉行，這些聚會是專為他的朋友而設立的。每月，他多次主持大堂崇拜和特別聚會，還經常被其他教會邀請去講道。牛頓在倫敦的青年工作，也和奧爾尼不同，牛頓沒有特別為青年人編排固定的聚會，只是邀請青年們隨時到牧師住宅談話交通，有時這種友誼式的座談會，在教友家中舉行；不過，牛頓仍保持一樣習慣，就是每年至少有一次機會專向青年人講道。很多青年人經常參加教會成年人的聚會，一起崇拜。同時，牛頓在兒童探訪工作上，也堅持不懈。

奧爾尼教會信徒的靈命復興和社會的改革，就空間而言，比不上倫敦的廣泛，因為倫敦是全國性以至有國際性的影响，在倫敦這段復興期間，牛頓終日忙於逐家佈道，他的講道，影响了許多牧師、傳道。他成了一個鼎鼎大名的「福音運動」權威代言人。由於他的影响，那些折衷派的人，也盡心竭力向海外各地宣揚福音；牛頓的友好布次南對海外宣教工作，大發熱心，也由於他的影响。更鼓舞起哈拿摩爾和韋爾伯佛思兩人在社會改革運動和廢除黑奴制度上有偉大的貢獻和成就。

難怪牛頓描述在倫敦這項新挑戰說：「**我的工作範圍，大大擴張了。**這個工作範圍，是非常重要的和有利的。」

深受貧苦大眾的愛戴

一七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禮拜日，牛頓首次在倫敦聖瑪利堂講道。他的講題是「傳道事業的主題與氣質」。他用以弗所書四章十五節「惟用愛心說誠實話」為經訓。他首先闡揚福音真理的涵義，然後，依照經文的程序指出這真理必須傳述出來，而且要用愛心誠實無偽的宣講。牛頓這次講道有頗深長的意義，對他的傳道事業，影響甚大，因為當日在座聽講的，包括各宗派的領袖和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正如他所寫「教會的領袖、叛國教的隨從、加爾文派和阿米紐派的信徒、美以美會和聯合弟兄會的會友，以至天主教的神父，教友派的人士……都來聽我講道，一如往昔。」）這些人，正需要學習彼此相愛、情同手足，在上帝的國度裏，互相扶持。

論到牛頓在倫敦的功業，韋爾先生指出：「牛頓一到倫敦，便深受貧苦大眾的愛戴；漸次，也受富貴人家的歡迎。」當日倫敦社會，貧富懸殊，信仰差異，加爾文派和阿米紐派的信仰，水火不相容。但貧富間彼此歧視較之尤甚百倍，兩者從不肯同坐一起崇拜；然而，在牛頓真摯、巧妙的影響之下，這歧視的堵牆被拆毀了。

聞訊來聚會的人數，與日俱增，每次聚會都全堂滿座，甚至連跑道也擠滿了人，那些常來聚會的該堂教友，來遲一些，也無法得到一個立足位置。有些人便向教會委員訴苦，教會委員將此事轉告牛頓，還向牛頓提出一項建議，這項建議，根據牛頓對他的太太說：「教會委員提議，要我把一些講道的責任，讓給另一位牧師；他們暗示這種處置，不是我個人的損失，而是希望外界人士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我講道，藉此可以調劑過度擠擁的現象。」不消說，牛頓反對這項建議，熱心聽他講道的人，依然如故紛紛而來。

牛頓工作初期，聚會人數寥寥無幾，牛頓精神上打擊很大，曾經向友人威廉布雷請教怎樣去解決這困難。信上說：「聖瑪利堂週間的聚會，通常是沒有人參加的，我改以誦讀方式宣讀我的祈禱文；倘若仍沒有人來參加聚會，我就放棄禮拜五晚的祈禱會，只保留禮拜三晚的講道會罷了。」以後，他領導禮拜三晚的講道會不到一年，頗為成功，他致布雷的信說：「如今教會中每禮拜三的聚會，都有人滿之患。」

牛頓另一項聚會，是在工作不久之後的主日晚上的查經班，他用很長的時間，和會友們研究以色列的歷史。他曾寫信給一位朋友，述說他在查經班的心得：「一七八八年一月，我開始在查經班和會友們研究以色列歷史，研究的程序：先分析在埃及的情形，然後討論出埃及，經過曠野。前主日晚，我們查到約書亞記二十四章二十五節，描述以色列民

族在應許的迦南地安居下來。在上帝的眷佑下，我終於完成了這項七年前開始的查經工作，完滿地把以色列的歷史研究了一次。」

正因為牛頓在講解真理和研究聖經的工作上，殷勤不懈，使聖瑪利堂的會友們，都養成了一種屬靈的氣氛。無論男女老少，因聽牛頓的講道，蒙福不淺。牛頓時常勉勵信徒們專心追求屬靈的恩賜，因此，在生命上得着復興的人，也漸漸增多了。有一次，牛頓寫信給一位朋友，信中敘述甘仁牧師新近來和他同工的情形，還說：「我深願上帝悅納我們一同勞苦的果效！禮拜堂的聚會，每次都擠滿了人，聽眾異常專心；誠心向道的人，也日見增多，特別是青年工作，極為興旺，可見不以福音為恥的人，是不會受到大打擊和挫折的。上次來參加聖餐的至少有三百人。」

約翰牛頓頗為尊重年青的一輩，無論在書信上、思想上和心靈上都關懷到他們。有一次，一位青年無辜被控違法，牛頓查明內情，覺得應該伸手相助、就和友人桑敦商量，經過桑敦的斡旋，那青年就無罪釋放。之後，時常參加聖瑪利堂的崇拜聚會，成為一個熱心的信徒。這個例子不過是千百之一而已。牛頓熱愛青年的心是無限量的，在他領導之下，聖瑪利堂的一羣青年，都能清楚地認識主耶穌基督是救主，而在主恩中長成基督的身量。

有一段時期，約翰牛頓覺得不容易和富有的信徒取得聯絡，後來，他決定發一封信給他們，請他們經常來參加聚會。他自己承認曾經被稱為「美以美派」信徒，很多人懷疑他與美以美派有來往，因此不肯來聽他講道。因為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只有美以美派的人反映出人性的忠誠，肯和貧苦大眾生活在一起。倘若一個牧師和這班人來往，便降低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有人認為美以美會的人，是被社會遺棄的。因這一派人的生活嚴謹、厭惡罪惡，所以被一般所謂上流社會的人認為粗俗而加以鄙視。不過，一般貧苦大眾都頌揚這種偉大的精神。牛頓的宗教觀認為世人都犯了罪，在道德上沒有人堪誇超越，故人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這種真理，在十八世紀經過長時間人們才領略到個中的確實。也可以說這種信仰在十八世紀始萌發出來，卻在聖瑪利堂深深的扎了根。牛頓有一次講道時大聲疾呼：「世上每一個人 -- 姑勿論王子或是叫化子，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樣的重要。」就為這種真理的感化與薰陶，社會的風尚與屬靈的氣氛，漸漸好轉，因人們實在覺悟到人類應該平等合一和需要上帝。

我大聲疾呼

怎樣可以使基督教家庭化呢？約翰牛頓頗為關心到這個問題。他會盡了最大的努力，使基督教滲入到每個家庭中。令到每個信徒在自己的家庭裏，早晚都研讀聖經。他時常在家款待賓客，當然，也邀請客人們和他的家人一起在家中舉行崇拜。

約翰牛頓把基督教家庭化的工作，發展得非常奇妙。開始是在信徒家中主持聚會 -- 在韋爾伯佛思太太家裏主持過一連串的聚會，研究天路歷程。也把同樣的題材在聖保羅堂的尼利先生家中主講，很多戚友都被請來聽他證道。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牛頓還得到尼利先生的同意，在尼利先生家中舉行禱告會。

在倫敦市外，牛頓也有許多朋友 -- 朴茨武德鎮的華德萊、里丁的寧博士都和他頗為熟悉。朴茨武德鎮與南安普敦市很近，當牛頓在倫敦傳道的時候，朴鎮就是他每年避暑的地方。在南安普敦市仍有些教會，不邀請牛頓講道，因為他們固執成見，認為牛頓是屬於「急進派」和「美以美派」的人，不過這種成見不能阻擋牛頓在夏天渡假時宣揚福音的機會。泰萊先生對牛頓極為敬愛，常請牛頓到家主持家庭聚會，這些聚會，每每一連三晚。牛頓說：「泰萊先生熱心主工，將房子整理安排，可以容下三百餘人，有時整個房子擠滿了人。」牛頓見到在泰萊家中傳道的果效，非常滿足，因為泰萊先生的許多朋友和鄰村的人，「都十分樂意接受上帝的福音。」

一七九三年，約翰牛頓得到好友胥黎先生的介紹，首次和寧博士夫婦見面，寧博士請求牛頓替他主持幾天家庭聚會。赴會的人共有四十多位。自此之後，牛頓也曾再度回到寧博士家主持聚會，同時在牛頓的書信中，也常提及寧博士的名字。一七九七年牛頓重遊里丁市，他寫信給好友威廉布雷說：「我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地方作過這麼多次的講道 -- 在禮拜堂講了五次，在楊先生的學校講了兩次、每天早上在寧博士家中主持聚會、每天晚上在另一位友人的大屋裏舉行禮拜，我每次聚會都講道，好像在教堂講壇證道時一樣，**我大聲疾呼**，講得很長，聽眾也很多。」

牛頓主持家庭崇拜，有獨特的天才，他善於辭令，精於技巧，又博學多才，熱情友愛，頗適合任何家庭環境，所以他證道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牛頓在家庭崇拜工作上的成就，開放了基督教家庭化的先河。

眾水奔騰

約翰牛頓的書信、日記，寫得生動感人。他那股濃厚的傳福音熱情，把他的書信和日記，襯托得更加扣人心弦。無論在鄉間渡假，或是出外旅行，他都抓緊機會講道和向人見證耶穌是救主。牛頓一生中，遠程旅行佈道，不下二十四次之多。其他短程的更無法計算，他每到一處，都深受各教會福音派熱烈歡迎。當他還在奧爾尼之時，至少有十四次聲言要到倫敦去。一七七五年三月，他留在雷斯忒郡約七天，主持各種聚會，專向雷斯忒市的人講道。有一年，單在十月份內，他主持了三、四十次講道會和解經會，得到人們很好的反應。他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機會，便開口傳福音。他在查理士公爵和梅德爾敦夫人家中講過道；也曾在雪哈姆市向哈拿摩爾的主日學生講過道；有一個夏天渡假中，他承認「今年暑假我在十間教會講道，其中九間分佈在不同的小鎮裏。還主持過許多次家庭聚會。」兩年後的暑假，他有五週假期，卻在寧博士夫婦家中舉行了一連兩週的講道會－每天早晚兩次。若干年後，就是上文提過的一七九七年的秋天，重遊里丁時說：「我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地方作過這麼多次的講道。」

一七七九年，約翰牛頓在雷斯忒郡，一大羣人跑來聽他講道。他告訴安雲太太說：「當你想像到堤壩缺口，**眾水奔騰**，沖湧而來的威勢，你就可以想像到這禮拜三晚上我在創世堂的經歷。該晚我應邀請到創世堂講道，門一打開，人潮湧至，好像黃河決堤，剎那間，充滿整個教堂，甚至連跑道、走廊、閣樓、窗口、屋簷和四個牆角，都塞滿了人，這時，教堂好像一個小島，四周圍著烏溜溜的人頭，我希望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雖然人的反應，並不是全部一致；不過很多人聽了牛頓講道之後，心靈大得安慰，生命重獲復興，也是事實。所以，當牛頓日後舊地重遊，見到這班信徒，在恩典中日漸長進，心中就為這些勞苦果效，產生無限的喜樂。

約翰牛頓在旅行佈道完畢之餘，每在奧爾尼或倫敦鄰近的鄉村逗留一天或數天，按照當時的需要作工，或是探訪村民，或是協助他們組織查經祈禱會，或在各教堂和家庭裏講道。

約翰牛頓一生中的旅行佈道，對十八世紀時英國福音宗教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貢獻，也表現出他本身和福音派運動的關係。實際上，他是運動中的首腦人物。

當時福音派的首領如漢耶博士、愛德華先生、司各脫先生、雲寧、魯微尼、陶漢、魯濱遜、謬順博士和西緬等，都和牛頓認識。牛頓和他們常常互相替代講道。這羣福音派的先鋒，齊心戮力，謀求達成一項共同的目標 -- 就是宣揚靈魂的救恩和爭取當代道德的

改革。他們的努力、奮鬥，促成了這個目標的實現。同時，牛頓的多次旅行佈道，也鼓舞起各地民心，雖然他的旅程不及懷特菲和衛斯理兩人的長遠和深入，但是，牛頓的功勞，是不可以磨滅而且是永垂不朽的。

牧師青年牧師和女牧師

這位傳道英雄約翰牛頓從來不失其對同工關切和幫助的熱忱，他在倫敦牧師任內，由於他的影響，一班教會領袖都養成一種屬靈、熱誠的作風。有一次，他以「偉大的牧者」為題，講了一篇美妙的道。呼籲一班聖工人員要為羣眾服務：「不要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要作羣羊的榜樣；不要只傳自己，更不要為了那衰殘的誇耀、雄心與金錢，而出賣了神聖的職份；但求大家齊心合力，宣揚救主基督，帶領罪人重歸正途。換言之，傳道人的責任就是搶救靈魂。」

牛頓常和友好們切磋研討，當時有一個是傳道人所組織的「折衷會」，牛頓是該會的基本會員。這個會，在一七八三年召開首次會議，到會的只有三個牧師和一個信徒。四人之中，牛頓最年長，其次是他的朋友李察塞梭和亨利浮士德，還有以利貝特。塞梭和牛頓在倫敦結為知交，後為牛頓寫了一本傳記。這個「折衷會」發展得相當迅速，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友加增到十餘人。有些是來自市郊農村的，「折衷會」開會時，主要目的在於研討神學上的問題和磋商發展福音宗教的方法。

約翰牛頓也常常在家中招待牧師和傳道人，貝迪文先生在「威爾遜牧師生平」一書中，提及這些招待會的情形：禮拜六晚幾位倫敦的牧師在牛頓家中會面；禮拜二晚牛頓接待一班「牧師、青年牧師和女牧師」；禮拜四的早餐會是人所皆知的，參加者都極為欣賞這種餐會 -- 會中的氣氛，輕快自然，喜氣洋溢，笑聲盈耳，這種融洽和樂的餐會，威爾遜和傑伊兩人深受感動，後來，他倆對福音的廣傳，協助很大。

牛頓利用很多的時間和朋友通訊。蘇格蘭有一個青年人約翰甘貝爾，牛頓對他有特別的興趣，所以經常在書信中和這青年人互通款曲。有一次，甘貝爾寫信給里凡的伯爵夫人說：「牛頓先生是我唯一的顧問導師，當我遇到重大困難的問題時，他是最得力的幫助。」甘貝爾的思想，在信仰上有一段動盪時期，但牛頓那種堅牢不變的友誼，感動了甘貝爾，而且，牛頓還繼續不斷的對這青年勸導扶掖。青年甘貝爾在牛頓身上實在是深受恩澤，是以對牛頓念念不忘。牛頓死後不，甘貝爾把牛頓給他的信編印成書，使牛頓的金石良言，永存於後世。

牛頓除了忙於寫信、主持早餐會、參加折衷會和負責其他很多工作之外，為了幫助年青的傳道人，他很想設立一個訓練班，培養優秀的傳道人才。在一七八二年，教會中人請求牛頓草擬一個創設神學院的計劃，牛頓對這建議當然熱心贊同，於是在一七八四年出版了一本「傳道必備課程綱要」，書中提出神學課程的重要地位，指出今日教會急需培養

熱心精練的牧師。提供最適宜興建神學院的地點和指定應授的課程。會友們羣策羣力，創立了一間「新港神學院」(原名為「新港福音道青年傳道教育研究院」)專責訓練獻身傳道的青年。

新港神學院的監督，是牛頓的摯友威廉布雷。牛頓教會的幾位青年，蒙召獻身傳道，牛頓送他們到這神學院深造，還替他們申請獎學金。神學院採用了牛頓的講道集「彌賽亞」為教科書，院監布雷寫信給牛頓說：「同學們最少每週三次輪流誦讀你的名著 --『彌賽亞』。過後又說：「同學們剛修完你的書 --『彌賽亞』，各人深受啟發，獲益良多。」新港神學院的發展，日見興盛，到一八四八年，和察斯尼大學合併。合併前，畢業生共有八十餘人。可見，牛頓在扶掖後進培育青年的事工上，確實盡心盡力。

當他的朋友多馬司各脫遷居倫敦後，他們的友誼，此昔日更濃厚，其他朋友如雲寧、西緬和亨利馬尼，都因牛頓的忠告而得益不淺。名講道家魯微尼是牛頓的好友，魯氏在聖詩名作者查理衛斯理的喪禮中，是其中一位扶靈柩的人。約翰愛克文讀到牛頓所作的「心聲」一詩而悔改歸主，後來還獻身傳道.....這些例子，可謂不勝枚舉，還有他的助理同工甘仁牧師和賓尼姆牧師，從牛頓身上耳濡目染，學識、經驗都豐富起來。牛頓論到賓尼姆說：「我專心誠意去協助他，使他能日爭上進。」牛頓的生命，影響了年青的一輩，正如馬家士勞尼所說：「因着牛頓那支筆的啟發，獻身傳道的青年，不可勝數，教會也蓬勃興旺起來。這班有朝氣、有魄力的新一代，萬分感激牛頓在靈裏的鼓勵，他們對國家和教會貢獻之大，是絕不容易估計的。」

因此主差遣了你

高地亞布次南是一位蘇格蘭的青年，在倫敦某律師樓工作，對宗教的事，從不感興趣。在一七九一年，布次南收到姊姊的信，信中有一段說：「母親多次聽過倫敦聖瑪利堂牧師牛頓先生講道。她希望你找機會和這位牧師認識。」果然，布次南跑去聽牛頓講道，回來後，寫了這樣的信給牛頓：「我一聽見母親提起你的名字，就立刻憶起貴堂常常聽眾如雲，接信一週後的禮拜日晚上，我到貴堂聽你講道，聽聞了永生的真理，當時我全神貫注，心中渴慕真道，巴不得你一直講到深夜。」這位第一次聽牛頓講道的人，就有這種熱切的反應，真是難能可貴。信末，布次南懇切地說：「知道你明天要向青年人講道，請你記念我！讓合宜的信息，得着我的心，你願這樣做嗎？」這封信感動了牛頓，他立刻約見布次南，他倆一見如故，年青的布次南對牛頓敬佩得五體投地，寫信給她的母親說：「我和牛頓先生的一席話，是我終生難忘的，他對我的前途，熱切關懷，像慈父對兒子一樣，無微不至。他對我的鼓勵，實令我感激不置。」牛頓還把自己的傳記「真言錄」和幾本書送給布次南，囑他專心研讀和找機會參加早餐會。

布次南自從結識牛頓後，友誼增進迅速，經常參加聚會，聽牛頓講道。有一次，牛頓因事離開倫敦一段時期，布次南寫信給牛頓，充份流露對牛頓的惦念，他說：「我多麼盼望你能早日回到聖瑪利堂來。如今，我彷彿像挪亞放出的鴿子，到處亂飛，不得安寧，只有回到方舟來，才得真正的安息。」

布次南和牛頓相識不久，便向牛頓請教有關獻身傳道的事，因為布次南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能夠肩負牧師的重任，當時牛頓竭力贊成，大加鼓勵，還介紹布次南和亨利桑敦認識。亨利是牛頓的老朋友約翰桑敦的兒子，亨利對布次南異常賞識，願意把他推薦給塞拉勒窩一個教會，接受按立禮後即可當牧師。布次南與牛頓商量，深得牛頓同意，便決照計劃進行。可惜當時受了人事上的攔阻，不能如願以償。亨利桑敦實在喜悅布次南，願意自費供給他入劍橋大學深造。

高地亞布次南考入劍橋之後，仍和約翰牛頓保持密切的書信往還。過了不久，聖瑪利堂擬聘請布次南助理堂務，布次南覆信給牛頓說：「如果是主的美意，要我到聖瑪利堂工作，我必定服從，得以在工作上效法你的榜樣，得蒙你的教誨，是最好不過的了。」布對牛頓的敬佩，真是溢於言表了。

這個時候，牛頓和一班折衷派的朋友致力於發展海外傳道工作。在海外傳道的事工上，聯合弟兄會和美以美會的人，非常熱心，成績斐然。可惜英國國教會的信徒，對這工

作毫無關注。查理西緬是牛頓的老朋友，和倫敦市內福音派人士過從甚密，他首先揭槩起向印度傳福音的旗幟。和東印度公司的牧師們，取得聯絡之後，即向劍橋大學的福音派青年呼籲他們獻身事主，到印度去傳福音。一位熱心信徒查理格蘭先生專門負責替西緬選拔人才。那時，高地亞布次南和西緬都在倫敦。布次南受了感動，開始考慮要否到印度傳福音問題，直到畢業前一年，亨利桑敦和格蘭都一致要求牛頓向布次南提出去印度傳道的計劃，布次南覺得時機尚未成熟，故未即答允，不過，已在心間盤旋考慮中。

布次南在劍橋大學畢業後，前赴印度的計劃，還未有確實的安排。旋於一七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接受牛頓的請求在聖瑪利堂按立為該堂牧師聖職，按立儀式莊嚴歡樂，而最值得布次南高興的，還是能夠和牛頓同工。牛頓也非常欣賞布次南的工作精神。他說：「布次南正是我和我們教會最需要的人才。」一七九六年春天，得亨利桑敦和查理格蘭的協助，布次南赴印度傳道的計劃，終於成功了。東印度公司要請布氏去當牧師。同年七月三日，布次南向聖瑪利堂的會友們作最後一次的臨別講道。牛頓一方面為布氏的成就萬分興奮，另方面卻因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同工而深感遺憾。牛頓說：「布次南是我的右手。」

布次南離開了英國，來到新工場印度，寫信給查理格蘭說：「此次我得在印度公司充任重要職務，牛頓先生應得功勞最大，因他那種敬虔的態度和宣教的熱愛，像慈父般的勸勉，實深影响了我」布氏在印度的工作，扶搖直上，日見興盛。到一八〇一年，榮膺印度福特威廉大學副校長和古典文學教授的職位，牛頓聞訊，當然非常安慰與自豪。

這個實例，足以證明牛頓對海外傳道事業有極濃厚的興趣與偉大的成就。可以說，布次南是現代海外傳道運動最早的宣教士。因為布次南離英赴印那年，現代海外傳道運動之父威廉克理到了印度只不過四年，牛頓也曾和折衷派的熱心人士商量，希望可以差派宣教士到非洲去傳道，同時，牛頓對籌組「倫敦傳道會」的計劃，異常關心。折衷派的人，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劃，終於在一七九九年四月十二日產生了一個「教會傳道會」。牛頓是該會籌備委員之一。

因為受了牛頓的影响，對海外傳道事業關心的人實在不少，他的屬靈兒子多馬司各脫就是「教會傳道會」的首任秘書。還專責教導準備到海外傳道的宣教士。海外傳道運動之父威廉克理的宗教思想體系的構成，受司各脫思想的影响甚深。一八二二年克理寫道：「當我最初獻身傳道的時候，上帝的話每次藉著司各脫的講道，進入我的心中，為此，應全歸功於司氏。」約翰甘貝爾也受了牛頓的影响，被差派到非洲巡視「倫敦傳道會」的工作情形。曾週遊英國各地宣揚傳道工作的要旨，後來還當了「愛丁堡傳道會」的主任。另一位深受牛頓影响的人，就是但以理威爾遜，威氏日後榮膺加爾各答主教的尊位。韋爾伯

佛思自從得到牛頓的鼓勵悔改信主後，致力於傳道工作的擴展。理察約翰生能夠在布丁尼灣教會任牧師，便是韋爾伯佛思的功勞。約翰生到任那天，牛頓用「俄梅戛」筆名寫了一首詩向約致賀，詩題：「賀約翰生任聖職。」

蒙恩罪赦變新人，
真道廣傳獻乃身；
主愛無窮恩不竭，
狂濤怒海主更親。
X X X
聖名堪頌也堪誇，
地上平安喜樂加；
靠主大能傳主道，
罪人蒙恩返天家。
X X X
利祿功名輕似烟，
誠心事主意拳拳；
主恩足用非虛語，
拯救生靈億萬千。

這首簡潔的詩，可以說是牛頓個人對海外傳道聖工成果的展望和自慰慰人、自勵勵人的佳作。

整頓社會風氣

當時，英國福音派的發展，日見興盛，在一羣聲名顯赫的領袖中，威廉韋爾伯佛思以信徒的身份，肩負起一個非凡的重任。韋氏年幼時已深受福音派純正信仰的薰陶，七歲那年，被送入荷露學堂接受福音派先鋒約瑟和以撒梅拿的教導，一七六八年，他的父親不幸去世，小威廉便被姑丈、姑母接到家中居住。姑母的哥哥就是牛頓的老朋友約翰桑敦，姑母本人是一個熱心的信徒，對懷特菲的講道，稱許甚高，同時對美以美派也極表贊成，由此可見福音派的影响，使韋爾伯佛思受益良深。

小威廉在姑母家一直到十二歲，才回到自己家中和母親同住；可惜回家之後，那股對宗教的熱忱便立即消逝了。幾年後，他考進聖約翰大學，苦心鑽研，孜孜不倦，決心在政壇上放射光彩。畢業後，他參加英國國會議員競選，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在一連串的競選中，奏凱而歸，終在一七八一年正式登任。

三年之後（一七八四年），韋爾伯佛思和他小學的老師梅拿旅遊歐洲各國。梅拿原是和約翰牛頓認識的，當牛頓在奧爾尼任牧師時，梅拿曾專誠到奧爾尼拜訪牛頓，牛頓還把那本人人愛誦的「俄梅戛尺牘」唸給他聽。在這次旅程中，韋、梅二人日夕談論杜哲茲的名著「宗教在靈魂中的興起與發展」，因為這次的分析和討論，給韋爾伯佛思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後來，韋氏寫道：「我吸收梅拿的觀點到了一個相當深的程度」。也承認「梅拿的觀點，我認為只是我所了解的一種意見而已。對我的內心而言，卻未有多大的影响。」

韋氏返回倫敦後，心中為了宗教信仰的問題，起了極大的糾纏，他每天用很多時間默想和研讀新約聖經，經過一個時期，他把宗教真義的新觀點向朋友宣佈出來。同時，把他的感想向英國首相威廉庇特說明。可惜，他心中的疑團，終未得釋，以致坐立不安，他知道牛頓是一位知名之士，又是桑頓、梅拿和自己姑母的朋友，便想將這些宗教上的難題向牛頓請教；但又怕一旦和牛頓往還之後，可能被人批評為「熱中派」或「急進派」份子，進退維谷，躊躇不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又決定去找牛頓，此去可能於我有益，因他必肯為我禱告。他豐富的經歷，足以啟發我對屈辱於人這道理有更深的認識，也足以顯示出上帝的靈那種感人的能力。最奇怪的是我的內心不斷催迫着我去見牛頓，彷彿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一旦失去，就後悔莫及。真的，我已感到去請教牛頓是無妨礙的。」

兩天之後 -- 十二月四日，韋爾伯佛思寫一封長信給牛頓，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韋氏自己承認屢次頑梗反抗，不欲向牛頓請教，完全是出於私心驕傲、目中無人所造成的。他親身把信送去，約定在下週三和牛頓會晤。到了那天，這位年青的國會議員，還在那廣

場徘徊良久，才鼓起勇氣前去。牛頓一見韋氏造訪，表示熱切歡迎，言談之間，牛頓追述和韋氏童年時首次會面情形，他說從那天直到如今，在禱告中對韋氏念念不忘。韋氏聽了之後，內心深受感動，後來，韋氏在日記中寫道：「牛頓的一席話，使我獲益不少，他城府甚高，卻容易親近，我雖然不能從他身上發見什麼新奇的東西，祇是他從不肯和我爭辯，已給我很大的感動和鼓勵。和他握別之後，我的心思回復寧靜，寧靜到像沒有絲毫漣漪的池水。內心謙卑下來，虔誠地仰望上帝。」牛頓沒有慫恿這位國會議員放棄他的職位，相反的，還鼓勵他向國會盡忠職守，保持和政壇上的朋友來往，竭力增進和首相威廉庇特間的感情，同時，也堅定自己的宗教信仰。

自此之後、韋氏和牛頓成了莫逆之交，過從甚密。韋氏常得牛頓指示，聆聽牛頓證道，閱讀牛頓的自傳和其他建議的書籍。牛頓對韋氏也敬愛日深，他知道這位青年政治家，充滿朝氣和熱誠，對基督教定有偉大的貢獻。當時，英國社會的道德風氣，因受衛斯理和懷特菲等人的改革和整頓，民心甦醒，重新提高了道德標準。可惜這種優良的影響，只限於一般平民，那班執政者和所謂上流社會的皇家貴族，卻無動於中。牛頓有深邃獨到的眼光，他認為如果贏得國會議員韋爾伯佛思的心，就是與上流社會皇家貴族接觸的首要步驟。

牛頓到底如願以償，果然贏得了這位青年政治家的心了。一七八六年十二月，韋氏在日記裏寫下了一段文字，用紅筆圈起來，表示他的決心：「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燈下閒談，牛頓緘默不語，友人亞胥澆謂我已成了一個堅強的美以美派信徒，此言一出，使我和牛頓都極其驚異。當然，我心中默默的禱告，求上帝用真理證實這話。」這個一七八六年的春天，對這青年韋爾伯佛思是何等有紀念性的日子呵！可以說：韋氏已經是一位有耶穌基督生命的政治家了。

韋爾伯佛思的重生歸主，在福音派運動和英國社會改革歷史上，是一件佔有極重要地位的一件有意義的大事。一七八七年，韋氏在日記寫道：「上帝把**整頓社會風氣**的重任，交付在我的肩頭上。」韋氏首先攻擊當時社會的流弊 -- 奴隸制度，廢除奴隸制度是一件最艱難的工作，因為十八世紀的社會，世風日下，人心麻木，韋氏目睹此種畜奴制度之毒害一日不除，英國的前途，終成黯淡，難見曙光，他就發起組織一個「廢除奴隸制度委員會」，親自率領一班熱心支持這運動的社會人士，高舉革新的旗幟，實行移風易俗，重建一個平等合理的社會，牛頓對這運動，亦鼎力支持，他以生動感人的故事，合乎真理的講道，強調主張廢除當代的奴隸制度，還著書宣傳，「非洲販奴感懷」一書，被廢奴運動的

人印成數千份，到處分發宣傳，他更得到英國首相威廉庇特的推荐，被邀請到英國樞密院向各官員演說，庇特宣稱今日的牛頓牧師，就是昔日的販奴船長。

一八〇七年，牛頓離世前數月，廢除奴隸制度，經國會通過正式成為成文憲法。當時威廉韋爾伯佛思喜樂的心情，不是筆墨可以描述出來的。

這次廢除奴隸制度的豐功偉績，可以說是韋氏重生皈主後的產品，還有，他對慈善教育運動的支持、在福音派中的領導地位、在下議院為遣送校長和牧師等人士去印度的建議力爭終獲通過等成就，也可以說是跟着他的重生經歷而來的。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歌頌韋氏為人類帶來幸福。因他把福音的宗教，傳遍普天下。知名之士如梅拿、塞梭、雲寧、司各脫、桑敦.....等和其他人士都對韋爾伯佛思有所影响。不過，只有約翰牛頓一人在最危險關頭和韋氏一起磋商。在漫長艱苦的征途中，給予韋氏安慰與指示。為此，牛頓在英國國運民生的貢獻和對人類思想的改變，有莫大的關係，這偉大的影响，將永垂不朽。

真使我愛不釋手

一七八七年英國名劇作家、女詩人哈拿摩爾到倫敦聖瑪利堂聽牛頓講道，聚會後，她和牛頓交談足足一小時，還把兩大疊講稿，帶回家閱讀，後來，牛頓寫過一封簡短的信給她，附一篇「禁食日」的講章，一週之後，摩爾太太覆信致謝他的盛意，就這樣，牛頓和摩爾太太成了很好的筆友。

通信之初，哈拿摩爾請教牛頓一些屬靈的問題，因她不耻下問，牛頓也藉此機會把真理的信息坦誠向她解釋，同時鼓勵她把寫作天才用在宣揚福音宗教事業上。牛頓覆信給摩爾太太說：「摩爾太太：你信內陳述內心對屬靈事情的願望，我非常明白，因為我是過來人，有過這種經歷，深知你目前所急需的是內心寧靜與安息，可惜我不能直接把這種內心的安寧給你，然而我深信那位能滿足你渴望的上帝，必定能賜給你，只要你誠心祈求等候，上帝定必為你成全。因為祂曾應許說：『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他開門。』」信中還詳述福音的訊息，他指出「世人都犯了罪，我們都是罪人，遠離上帝，過着自私自利的生活，沒有把時間、才幹和力量獻給上帝；相反的，獻給了老自我。我們既然是罪人，就要祈求上帝開恩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與祂和好，得着新生命，過有規律、有德行的人生。」這段話就是約翰牛頓訊息的精華。隨後，他更顯淺地把這個原則攙合入信中和摩爾太太商討基督徒生活信仰問題：如「不朽」、「恩典」、「罪惡」、「受苦」、「德行」、「上帝」、「基督」、「加爾文派」等，還特別着重上帝的慈愛。牛頓寫給摩爾太太的信和寫給其他朋友的信頗有不同，在致摩爾太太的信中，常提出一些神學上的問題，他行文簡潔明瞭，描述生動感人，使人讀了，隨時隨在有切身的感覺，所以他信息中邏輯的運用，實在收效甚大。

約翰牛頓除了在書信上幫助摩爾太太外，還送她很多書籍和講章。摩爾太太當然對牛頓銘感不置。有一次，她寫信致謝牛頓的餽贈說：「蒙寄來書籍一包，都拜讀了，萬分感激。打開那本論及一位叛離朋友的書，初時以為工作繁忙，只想隨便翻閱數頁，豈料細讀之下，覺得書中故事真實動人，內容意義深長，充滿基督教的屬靈氣氛，於是一口氣把書讀完。」

影响女詩人摩爾最大的書，是牛頓的「心聲」。一七八〇年，就是女詩人摩爾和牛頓彼此認識的前幾年，一位波嘉雲太太把「心聲」送給摩爾閱讀，她讀後，寫信對波嘉雲太太說：「妳寄來的那本『心聲』，**真使我愛不釋手**，書中討論到宗教問題，刻劃得那麼有朝氣和熱切，我雖未把全書讀完，卻很歡喜書首的三封信，這書的作者是誰呢？作者對

拉丁文有所譴責，我推測是屬於譏謗學派的人，從字裏行間，我發見了一種理性的和恒常的敬虔。」

過了兩年，女詩人摩爾太太，知道了「心聲」的作者就是約翰牛頓，她更覺得喜悅和深受鼓勵。她說：「唯有能夠自覺殘缺和較弱，而又肯為之真正哀慟的人，才会有豐富的基督徒人生經歷，也唯有這樣的宗教才有生命和活力。」她還把牛頓這本小冊子和朱天氏那六部講道集作了一個比較說：「朱天氏的講道集辭藻高雅，可惜冰冷無味，教義成份低微，充塞了人的頭腦卻失掉人的心；而「心聲」就迥然不同，動人肺腑，感人至深，我非常喜愛這本書。」

哈拿摩爾批評牛頓「心聲」有高度的意義和價值。她一生從事著述工作，天賦奇才，配合靈活的筆法，在倫敦舞台劇作上，創下了轟天動地的偉業。她的名劇「柏茜」曾經轟動了整個倫敦。她的詩作，深為大眾愛誦。她交遊廣闊，和當時的權貴名流，來往甚密，政治家柏克、劇作家、名藝人伽立其和名畫家倫諾茲公爵，都是她的好友。還有名作家華爾波爾、演說家雪利敦、歷史家吉朋、名律師包斯威爾等都和她熟識。她經常和這班人參與社會活動。伽立其退出藝壇不久，摩爾受了牛頓「心聲」影響，文學作品漸漸從劇院的範圍轉移到宗教領域和慈善事業。總而言之，摩爾因讀了牛頓的「心聲」，聆聽了牛頓的講道，細心研究了牛頓的書信和講章，以致寫作的興趣起了大大的轉變。

到底女詩人哈拿摩爾在文學興趣上的轉變有什麼意義呢？這種轉變帶來了甚麼結果呢？答案是：這種轉變使她成為當代社會工作領袖的模範。她力倡平民教育，掃除文盲。她對英國社會貧苦大眾的貢獻，絕非筆墨可以言盡的。她把自己的生活獻給兒童，開展了兒童教育工作。一七九六年她寫信告訴牛頓說她和妹妹碧蒂正為一千七百餘貧苦兒童服務，這些兒童分散在十個教區、學校和不同的住宅區。她覺得教育兒童是一件神聖而有生命力的工作。除了負責學校的工作外，每週還主持查經班，邀請家長們參加。牛頓有時替她主理這些查經聚會或講道，或供應特必的講章。總之在大小事上，只要是適合聚會的需要，能夠幫助摩爾的，牛頓都樂意而為。

為了配合教育方針，摩爾大量印發「廉價福音單張」，這種文字工作，直接地增強了慈善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發展。她瞭解了教材的選擇，對兒童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她指出兒童的思想一旦受了懷疑論者佩恩的書籍所侵蝕，英國的兒童教育，就面臨嚴重的危機。因此她盡量供給適當的讀物和教材，採用民間歌謠、寓言童話和德育故事，配合兒童教育的需要。「索爾斯伯利平原的牧人」就是她曾採用的一個很動人的德育故事。那些

「廉價福音單張」出版之後，第一年就銷售了二百萬份。因這些單張的影響，鋪下了創辦「宗教福音單張會」的道路。

哈拿摩爾的著作，也深為知識份子所推重。她的作品如一七八八年的「漫談社會整頓的重要性」和一七九〇年的「上流社會的宗教評價」兩書，在英國上流社會產生優良的影響。摩爾每出一本新書，必寄給牛頓評閱，牛頓在細心閱讀之餘，總寫信向她恭維和鼓勵一番。有一次牛頓在信上說：「一個人甘願把自己的文學天才和那枝神妙的筆桿奉獻給上帝和福音，誠然是天下間難能可貴的事。」摩爾太太接受了牛頓的鼓勵，真心地把她的寫作天才獻給上帝，時至今日，千千萬萬的信徒，深受她的文字的鼓舞和幫助。

同時，韋爾伯佛思也從事寫作向上流社會宣傳。他的名著「實際觀」擁有無數的讀者。牛頓先見的眼光，早已預測到以韋爾伯佛思和摩爾太太兩人的地位和聲譽，必定可以影響那班所謂「上流人」。也因為這兩人的大事宣傳，福音運動就日見興盛，為眾所週知了。貝納馬丁說得好：「由衛斯理、懷特菲及福音派所帶來的革新，已由平民社會趨向上流社會了。不過這革新運動之所以能加速出行，完全受賜於哈拿摩爾和韋爾伯佛思的著述，而此二人受約翰牛頓的影響最大。」

我不能停止

約翰牛頓一生的成功，到底秘訣是什麼呢？照他的朋友理察塞梭的批評，牛頓不算是一個大演講家。塞梭謂牛頓的演說不夠正確和清晰，講道時的姿態欠優美和高雅；然則事實勝於雄辯，牛頓的名聲確實壓倒羣雄，他被認為當代精力充沛，最有威能的牧師。為什麼？因為牛頓對人類的需要，有一種特別敏感。他可以直接感觸他的講道有助於人的程度。牛頓曾說：「一篇寫得美妙的講章，固然是好，不過一句由內心發出的真話，更能感動人。」有一次牛頓寫給一位青年牧師的信中說：「不要因為有時覺得講道不夠華美而沮喪，可能那篇純潔的道理影響力至大。那些不是你經常注意和關懷到的人，也許從你的講道中，得着信心和安慰。通常一篇完完整整的講章未必大用，往往一個獨立散句反而感人深切。」

約翰牛頓的講道方法，除了熱心誠意之外，着重配合人的需要為原則。他曾說過：「人們都批評奧爾尼窮人的談話簡陋無文；但從中我卻見到內心的工作，恩典的能力和撒但的詭計，比任何書籍寫得明顯詳盡。」在奧爾尼的一段時間，牛頓每週殷勤逐家探訪，和人談道，洞察人的需要，然後以真實的人生體驗和經歷去教訓他們。他承認，每週的兒童聚會，給他的幫助很大。他說：「當我和一班兒童在一起的時候，我盡量遷就他們，讓他們能真正了解我所講的道理。我發見到最適合兒童的講道方式，也最易引起成年人的興趣。姑勿論對倫敦的人或對奧爾尼的人，談話方式沒有差別。」

牛頓成為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傳道人，具有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他注重「談話式」的講道，其次他關心聽眾的需求。當他討論到生活中的試探、苦難和煩燥等問題時，他就用確實的生活例證來解明他所講的道。所以每逢他講道，會眾無不靜默恭聽的。凡聽過他講道的人，都必得着幫助和鼓勵。有一位以利沙伯葛尼小姐為了信仰問題，心中困惑不已，她跑去聽牛頓講道，聽完之後說：「牛頓的講道，扣人心弦，我永不會忘記聽道時我心中所得的安慰和鼓勵，整個聚會令我喜悅不已，這正是我所渴慕的。」

約翰牛頓不單是一位感人至深的牧師，更有充沛的精力，開朗的胸襟；他生平事蹟，多姿多采，在講道上有創作性的技巧，引人入勝；他喜歡和人單獨交談；他學識豐富，對「罪惡」和「救恩」的教義，深入了解，清楚不紊。

人們都渴慕知道牛頓生平那段驚險奇異的航海生涯。這位「非洲的褻瀆者」（牛頓自稱）終於重生歸主。他的講道、書信和詩歌，震撼了不少人心。他的奇異經歷在人們的腦海中，印象常新。他精力超人，常在一週內講道十次以上。貝納馬丁說：「牛頓自獻身傳

道之後，講道不下一萬次。」牛頓一生殷勤工作，直到滿頭白髮，忠心不懈，因此人們對他，倍加敬重。

論到他在講道上有創作性的技巧這方面，是值得所有傳道人效法的。一七八四年韓德爾節的前後，他以「彌賽亞」為中心思想，講了幾篇連續的信息，因為這個節期引起了人們興奮的情緒，來聽牛頓講「彌賽亞」的人，絡繹不絕，難以數計。

胸襟開朗，量度寬宏是牛頓的特性。從他的品格中絕對找不到心地狹窄，執拗私意，門戶之見等不良的性情。他公開拒絕對任何宗派加以抨擊論斷，因此人們對他的愛戴，超過十八世紀裏英國任何一位牧師。

誰敢懷疑牛頓對「罪惡」和「救恩」的真義有獨特的卓見呢？他強調上帝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間，關切人類的事。他親自嘗過從罪淵中蒙救拔的滋味，所以他高舉基督為人類的唯一希望。誠然，單憑在台上講道，未必就可以帶領那班像司各脫、布次南和韋爾伯佛思這樣的人相信耶穌。牛頓採取與個人接觸、單獨談道、書信勸勉、小組討論等都可以幫助他人更深明瞭聖經真道，實際上，牛頓常把「公開講道」和「私人談道」兩種方法靈活互用，收效更大。

牛頓在個人工作的至高目標是使人活潑、有力和決志。有人說：「牛頓工作目標崇高，意志堅定，態度誠懇恒切，眼光遠大獨到，任事堅忍果敢。」他以生活的見證，達成這崇高目標，為當代英國帶來了道德的改良和靈命的復興。

約翰牛頓到了晚年，雙目失明，聽覺漸退，記憶力銳減；但他仍不肯錯失任何傳福音的機會。他要把終生的目標，做到更完滿的地步。牛頓過了八十大壽，更顯得老態龍鍾了，理察塞梭對他說：「看你那天的公開講道，你早該知難而退了，何必一定要等到自己話不成聲才停止呢？」老翁牛頓回答得好：**「我不能停止。**我這個年紀老邁的非洲褻瀆者還能夠說話的時候，豈能停止呢？」牛頓在一八〇六年十月作了他此生最後一次講道。他的信息全在安慰那些正因特拉法加戰役以後而心靈創傷的人。

約翰牛頓終於一八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離世歸回天國，享壽八十三歲，葬在他辛勞了二十八年長的倫敦聖瑪利教堂。直到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牛頓和夫人的遺體，才由倫敦移葬奧爾尼。今日到倫敦聖瑪利教堂遊覽的人，仍然可以看到牛頓去世前自己寫成的墓誌銘，精緻地鑄刻在一塊大理石上。這段簡潔的文字，就是約翰牛頓一生奇異的經歷。

墓誌銘

約翰牛頓	生於英國	放蕩行為	頑梗悖逆
放逐菲洲	淪為奴役	蒙主恩憐	脫離罪域
恩召降臨	迺膺聖職	前棄真道	今傳訊息
	X	X	X
牧養奧城	為羣謀益	十六年長	辛勤昕夕
區牧榮陞	倍加靈力	二十八年	救人千億
	X	X	X
瑪利姑娘	通誦內則	一七五零	二月初一
鸞鳳和鳴	魚水相得	四十年來	撫慰憂戚
臘月十五	辭世安息	藉誌永存	頌恩無極

寫在書後

因焯正兒譯「奇異恩典」一書獻給我，故得以在出版前先讀至再，約翰牛頓之從罪裏得釋，復蒙召獻身事主，成為十八世紀的偉大傳道人，此種經歷，除了上帝奇異恩典造成，非任何人力可以致之，我不禁三嘆三讚！

撒但作王的世代，主耶穌也太息為「不信」「悖謬」「邪惡」「淫亂」，生在這個世代的人，又有什麼力量可以掙脫罪惡的鎖鏈、惡者的權勢呢？如果不是上帝奇異恩典的臨到，又有誰不是「生在罪中，死在罪中」呢？然而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祂在十八世紀拯救及興起約翰牛頓，今日也可以照樣施於任何人。問題是有誰肯和約翰牛頓同樣的犧牲、忠心、殷勤、辛勞為祂呢？

我蒙主的選召，也獻身在千萬主僕的行列中工作，讀了這書，心中得到無限的鼓勵和安慰，另方面，也感受到晨鐘暮鼓般的警惕。我承認，祂的恩典在我身上和我家中所成就是何等奇異，我也承認，我又是何等的不配。然而，我願意接受聖靈藉著這書給我的激勵，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

司徒輝於港澳區中華循理會